

再试一试请继续

目录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前传.....	1
(1)	2
(2)	5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发天光斩白蛇惩奸人篇.....	9
(3)	10
(4)	15
(5)	18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敷云雨降猛虎杀盗贼篇.....	22
(6)	23
(7)	26
(8)	30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制惊雷和日月灭蝗虫除百害兴民风扬四善篇.....	34
(9)	35
(10)	39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特别篇.....	45
(特别)	46
仪矩之行——向阳篇.....	51
(1)	52
(2)	57
(3)	60
仪矩之行——记游篇.....	63
(4)	64
(5)	67
(6)	70
仪矩之行——东九夷君篇.....	72
(7)	73
(8)	76
(9)	79
仪矩之行——后记.....	82
(10)	83
三朵鲜花——关于毓秀.....	86
(1)	87
(2)	91
(3)	95
(4)	99
(5)	103

(6)	106
三朵鲜花——泰山记游.....	109
(7)	110
(8)	114
(9)	118
三朵鲜花——后记.....	122
(10)	123
岸芷汀兰——大战天界.....	126
(1)	127
(2)	130
(3)	135
(4)	138
岸芷汀兰——舍利弗篇.....	142
(5)	143
(6)	147
(7)	150
(8)	154
(9)	158
岸芷汀兰——后记.....	161
(10)	162

毓秀神女抃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前传

(1)

这里是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奇山异水，玉宇琼楼，济南中医学院里，烛明上仙正走在去操场的路上。

说起烛明上仙，如果不提的话没有人能看出这是一位法力高强的神仙，他就跟其他普通人一样，平常的生活在这里，现在，他要去操场给国际教育学院当助教。

要说当助教这件事情，最吸引烛明上仙的不是那没有几分的学分，而是长期以来萦绕在他心头的疑惑。那是一门名为齐鲁功法的公选课上，他不止一次的感受到一股清澈的法力，这股法力清新淡雅，浑然天成，不同于烛明上仙等凡圣成熟稳重，亦不同于正神民仙通真达灵，它来自于谁，一直是烛明上仙的一个困惑。而今天，他要去操场碰碰运气，或许同去助教的正有那个人。

果真，如烛明上仙所料，那股法力出现在了操场上。随着烛明上仙越走越近，那股法力的来源最终变得明晰。她是齐鲁功法的学生之一，说不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也眉清目秀，开朗阳光，和她身上的法力相配。于是，在课间的时候，上仙跟她千里传音：“莫非你就是毓秀神女？”

“正是，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烛明上仙？”

“正是在下。”

这次看起来像试一试的举动，让上仙和神女就此结识。

但令上仙感到激动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同样是齐鲁功法课上，上仙隐隐约约感受到课堂里有另一股与众不同的法力，它独特而别致，隐藏的那么好，它微小但豪迈，热烈而深沉，和他的所有者格格不入，却恰如其分。于是乎，一次上课前趁着老师还没到来的功夫，上仙往教室那股法力的方向千里传音：“你是抟鹏将军吗？”

“我是。”

烛明上仙和抟鹏将军就此结识。

一天晚上，神女邀请上仙和将军去跑步，他们三个……三个学生，在操场上跑了一圈又一圈，跑圈的间隙，上仙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照片上面有明亮的灯光，翠绿的操场，还有他们三个的影子。

那晚上，跑完步的他们三个一起去了这里又那里，三人分别后，吕梁尊者又来向上仙寻求精神的慰藉。上仙颇有感慨，于是临睡之时，上仙在他的随想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一个无事发生又色彩斑斓的

晚上，然后安然睡去。

梦里，上仙无数次的回忆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毕竟从民仙自我牺牲以来，毕竟从凡圣正式承担起民仙保佑天下苍生的职责以来，已经好久没有像这天晚上那样舒畅了。在梦里，他可以用法力让今晚发生的一切重复无数遍，一直到他精疲力竭，浑身疲惫，毕竟，他是那么热爱他身边的人，热爱和他们经历过的一切，他希望每一天都能像那晚上这么快乐，他希望身边每个人都能像那晚上这么快乐，直到永远。

(2)

“来看。” 烛明上仙对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千里传音。

将军和神女来到了上仙所说的地方。

“这车……” 神女说。

“我用法力做的”，上仙说，“进去看看吧。”

那是一辆房车，不算大，但也绝不算小，车厢里面有一套干净整洁舒适实用固定式餐桌椅，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厨台，厨台台面最右边有着嵌入式电磁炉，所有的厨具都被固定在墙壁上，餐具则被安置在厨台下面的柜子里。车厢的后部是一个衣柜，衣柜的对面是上中下三张床铺，上铺则和车顶的储物柜相通，储物柜下是精美的门帘。卫生间在车厢的角落里。

“我要下铺！” 将军说。

“好，下铺给你。” 上仙说。

“我要上铺吧，上铺空间大。” 神女说。

“那中铺就是我的了。”上仙喝了口水，然后继续说：“既然分好铺了，不妨让我们稍稍出去兜兜风。”

于是大晚上的，将军和神女坐在车上，上仙开着车，三个人出去兜风了。他们开着车转遍了整个大学城，然后在商业街把车停下，去了一家快餐店吃饭。

“包子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将军感慨道。

“那我们在车里放上袋子面，想吃包子的时候就自己做如何？”上仙说。

“好主意。不过这粥是不是太热了一点儿。”神女说。

“貌似热的不太正常。”说罢，上仙拿起筷子，猛力朝着前面坐着的那个人投了出去。

筷子被稳稳的接住。

“来者何人！”将军拍案而起。

“四值功曹值年神李丙是也。”

听闻来者是玉皇大帝的手下，神女用法力拿出王梓明的酒葫芦，然后利用酒葫芦释放的酒气把在场的人全部迷晕。

“怎么，玉皇大帝现在又想要消灭凡圣了？”

“非也，玉皇大帝派小神来纳贤。”

“何出此言。”上仙说。

“得知四大民仙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将民仙法力交付与诸位凡圣，玉皇十分敬重，故纵使兰孙上仙把玉清真王打伤，玉皇不但没有多说什么，反而给了兰孙上仙更加充裕的资源，并派遣四值功曹负责纳贤之事。”

“所以玉皇大帝又盯上我了。”烛明上仙说。

“正是，上仙如果加入天界……”

“怎么不说话了。”

“如果加入天界，上仙能获得的资源一定比从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那里获得的多。”

“放肆！”上仙亦拍案而起，然后说：“凡圣的地盘，岂容的正神口出狂言！”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上仙理应明察。”

“那我就明察明察！”说罢，上仙饿虎扑食般的扑向李丙，把李丙横着扔了出去。

李丙满头是血的站了起来，整理了整理衣服，然后说：“烛明上仙，你会回心转意的。”然后离开了。

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走到烛明上仙旁边。

冷静了一会儿后，上仙敬告诸神，无论正民凡：“从今天晚上起，从现在起，凡正神踏足济南者，斩无赦！”

毓秀神女抃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发天光斩白蛇
惩奸人篇

(3)

这一天，抟鹏将军正开着车前往大明湖，烛明上仙和毓秀神女坐在车上看书。

“你有给这车起个名字吗？”神女问。

“没有诶，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上仙说。

“要不就叫威震天号吧。”将军说。

“这车可不会变形”，上仙合上书，“要不叫稀世难得号？”

“这也太不优雅了吧。”神女笑着说。

“那你定叫啥吧。”将军说。

“我也想不出来。”

“或者叫真气有三号？有咱们三个。”上仙说。

“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可以先用着。”神女说。

“同意。”将军说。

“说起来副驾驶的窗能不能开一下。”神女说。

“我在开车，够不到。”

“真气，开窗。”上仙一声令下，正副驾驶的窗都打开了。

神女往驾驶舱走去，坐在副驾驶上。她看着晴朗的天空，然后敏锐的发现厚厚的乌云正遮蔽天空的太阳，渐渐的，整个济南城都黑了下来。

“怎么回事？”上仙警觉的说。

“这云这么厚的吗？”将军说。

“上桥。”上仙说。

“好。”说罢，将军把车开上了前面的立交桥。

“哎，怎么飞起来了。”神女惊讶的说。

“只是用法力铺了一条天路罢了，让我们直冲云霄。”上仙回到。

真气号冲进了云层。

云层里的环境复杂多变，雨气在此处积累，雷气在这里蓄力，时不时就有一道闪电朝着他们劈来。

又不是只有云彩会放电，神女积攒法力，打出反方向的闪电防住了云层的攻击。

他们顺利的冲破了乌云的最顶层。

在乌云之上，赫然矗立着一个天神。

神女的眼神坚定起来，她从副驾驶车窗跳上车顶，然后大喊：“来者何人！”然后将军停车。

“九天雷祖是也！”

听闻对方的名号，神女果断下车冲了上去。

说到九天雷祖，那可有说头了，想当初，南极长生大帝将他的化身命名

为九天雷祖，令其主管雷部，不久后雷祖就和游玩天界的毓秀神女发生了冲突，所以这次神女一下子就猜到了他雷击济南的阴谋诡计。

神女把法力积蓄在两手，雷祖把法力聚集在双脚，手和脚的对线，伴随着轰隆的雷鸣和舞动的闪电，越发激烈起来。最激烈的时候雷祖在一秒内踢出了二十多脚，迸发的闪电正打在真气的轮胎旁边。

“我们也上吧。”

“我们去了只有挨雷的份儿，在这里等着吧。”上仙说。

此时的战场上，雷声四布，闪电横行，神女势要把当年没打完的仗打完，于是她把两手的法力聚合到右手上，然后一拳击出。雷祖也不甘示弱，聚合四周的惊雷，两手推出。随着一声巨响，黑压压的乌云被贯穿性的撕裂，天空的光亮重新照在济南的大地上。

此时，将军依旧在开车前往大明湖。

“……当时我全力一击，雷祖就败下阵来……”车上，神女依旧滔滔不绝刚才的战斗。

“快到大明湖了，你先喝口水歇歇吧。”然后上仙在他的随想录中记下

了“神女发天光”这句话。

(4)

烛明上仙抟鹏将军毓秀神女来到了大明湖畔。

乌云散去后，大明湖晴空万里，阳光照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上仙三人在湖畔边走边看着周围的景色，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他们三个远眺大明湖上，几艘船在镜子一般的湖面上飘荡，来了又去，去了又回，而就在这时，一艘船突然从中间断成两截，然后沉没了下去。

上仙三人也是惊了一下，他们立刻把手拍在面前的石蟾蜍上，用法力感知着湖底发生的一切。

不一会儿，湖面就被血色染红。将军率先抬手，一个蚱蜢扑进了湖水。到了湖底，果然如将军所料，一条巨大的白蛇在这里游荡，白蛇的嘴里还含着没有吃完的游客尸体。

将军把法力分散到每一寸湖水中，然后驱动法力搅动湖水，奈何湖水太多，搅动难度太大，湖面的漩涡并不是很深，不足以制服白蛇，正相反，白蛇发现了正在施法的将军，向着他游了过来。

“让我们助他一臂之力。”上仙对神女说。说罢，上仙和神女再次把手

按在石蟾蜍上，把自己的法力通过蟾蜍送达湖水。

“谢谢你们！”将军使出了全力，在白蛇还有一公分就接触到自己的时候把漩涡制造了出来，顺利牵制住了白蛇。

将军松了一口气，然后对白蛇千里传音：“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哪知白蛇还想垂死挣扎，疯狂的扭动身体，往反方向搅动漩涡。

眼看漩涡就要被打散，将军一个箭步游了过去，一拳打进白蛇的眼睛。被打中眼睛的白蛇痛苦的张开血盆大口，然后更加疯狂的扭动蛇身。

好机会！将军一步后跳等待时机，任凭白蛇来回折腾，终于，白蛇的七寸出现在了将军的面前。

将军抓住时机，双脚一蹬，螺旋加速，从蛇的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把白蛇贯穿。随即被贯穿心脏的白蛇肉体迸发出鲜红的血液，白蛇七窍流血而死。

一条白蛇就这么死在了将军手中。

湖畔，上仙见湖面的漩涡消失了，知道白蛇已经被将军制服，随即拿出

随想录，写下了“将军斩白蛇”这句话。

将军从湖面鱼跃而出，稳稳的落在地面上。

神女和上仙立刻用法力给将军烤干身上的水。

“这湖水怎么看也不像是会长蛇的样子啊。”神女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看来我们得下水研究研究了。”上仙说，然后往西边看去，一艘救援船正往刚才沉船的位置赶去，“等会儿吧。”

“会不会是正神干的？”神女说。

“我也有这种想法，只不过不知道是哪路正神。不用急了，看热闹的人围过来了，咱们可以混在里面慢慢研究。”

随着人群越来越庞大，神女将军上仙分散开来混进了人群，他们用法力监视着大明湖的一草一木，誓要把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找出来，至于千刀万剐下油锅还是什么的，先找出来再说。

(5)

毓秀神女抔鹏将军烛明上仙分散开混入了人群。

现场看热闹的人越来做多，景区保卫部也派人前来维持秩序，但在血色的湖水，嘈杂的人群，还有保安前前后后的吆喝声三重积分之下，游客们渐渐恐慌起来。

烛明上仙还在四处观察，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景区似乎非但没有疏散游客的打算，反而一群保安把人群紧紧围住，再回头一看，景区的出入口已经被上了锁。这不是一个好迹象，上仙如是想，他示意神女靠近出入口做好准备，示意将军后退并时刻小心，然后自己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往湖边走去。

终于，他走到了人群的最前面，看到一个像是保安队长的人在左顾右盼。他问保安队长发生了什么，保安队长没好气的说了一声别管，他继续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保安队长生气的朝着上仙大吼。就在保安队长大吼的时候，湖水慢慢的涨了上来，掀起滔天巨浪。上仙见状，果断把保安队长打晕，顺便打倒了几个保安，然后独自跑上前去，施展出一道屏障，挡住了迎面而来的大浪。

上仙回头看去，有一个带墨镜的人正站在后面的假山上，见上仙回头，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之后迅速跳下假山。

在场的保安收到神秘人指令后纷纷拿出三棱刀来。上仙见状，猛的一脚跺地，制造了一场小型的地震，震的保安站不住脚。

人群安全了之后，上仙一跃而起，一脚飞踢在那个墨镜男的后背上，然后控制住了他。紧接着，神女打晕了看门的保安，把景区大门的锁给打碎，将军立刻疏散人群撤离现场。

上仙掐住神秘人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但没想到的是神秘人不但没有挣扎，而且脸上还带着笑容，他说：“你知道我的后台是谁吗？”

“请放过他吧，烛明上仙。”

上仙转头看去，是南极长生大帝玉清真王，随即哼了一声，掐断了神秘人的脖子。

“我就说他怎么敢杀人群灭口，合着大帝就是他的后台。”

“请上仙恕罪，他每日虔诚祈求，理应得到我的庇佑。”

“说的比唱的好听！”说着，烛明上仙冲上前一掌盖在了大帝的脑门上。

玉清真王后退了几步，然后咳嗽了几声。

“看来大帝旧伤未愈，这次踏足济南，莫非又想增添新伤？”

“此次前来，只为招安烛明上仙。”

“看你好像很不乐意。”

“上仙与其他诸位上仙把我打伤，我岂能乐意？”

“趁我没空搭理你，赶紧离开济南。”说罢，上仙转过头去又一跺脚，地震停止了，然后天雷之刑降下在所有为虎作伥的奸人头上。

惩治了这些奸人之后，玉清真王便不见了踪影。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上仙惩奸人”这句话。

真气号上，神女冲了三杯奶茶。

他们三个静静的品茶，复盘这次旅行的每一个细节。

“正神界肯定还会再来。”将军说。

“对，我们得做好计划了。”神女说。

“无妨，先喝茶吧。”上仙说。

毓秀神女抃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敷云雨降猛虎
杀盗贼篇

(6)

毓秀神女他们三个的第一次旅行结束了，接踵而至的是一个寒冬，寒冬过后，万物生发，百花齐放，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有一个心结一直萦绕在烛明上仙的心头，就是那条被抻鹏将军斩杀的白蛇。

为什么大明湖底会暗藏一条白蛇？针对这个问题，烛明上仙模拟过无数种情况，所有的结果都指出，白蛇和正神无关。

唯一的线索就这么断了，上仙百思不得其解，他叹了口气，抬头看着窗外的花花草草，然后才下眉头的焦虑就又上心头。

“今年天很干啊……”上仙说到。

“对呀”，毓秀神女走了过来，“外面的花都蔫了。”

“真不知道那些正神都是干什么吃的。”上仙愤愤地说。

“说来也是奇怪，统计资料显示今年黄河水位都急剧下降。”

“如果是黄河水位下降，那有必要去调查调查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神女兴奋的问。

“上车。”上仙对将军千里传音。

这一次上仙开车，神女和将军坐在车里看窗外的风景，他们一路向西，一路上高楼，二层小楼，平房，直到最后一栋建筑都看不到，到了黄河边上。

济南的黄河与众不同，它没有巨大的声响，也没有汹涌的波浪，更没有飞湍瀑流争喧豗和砢崖转石万壑雷，它所拥有的，不，它一无所有，它只是静静的在那里流淌，不言不语，不声不响。

经过了一番地毯式的搜索，上仙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休息的间隙，上仙捡起手边的石子开始推演，推演了一遍又一遍，上仙累了。他放下手中的石子，深呼了一口气。

将军躺在草丛里睡着了，上仙仍在思考，神女见状，自己走到了黄河边，她看着那黄色的河水，心想：“来都来了，不如干点儿什么吧。”

然后神女闭上眼睛，一个水球渐渐的在她的身前成型，她想用自己的法力降下一场小雨，即便雨不算大，范围不算广，但至少也是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爱。而当神女睁开眼睛之后，她惊讶了起来，因为面前黄河的法

力在源源不断的汇聚到她身前的水球中。

黄河雄壮的法力让上仙放松下来，上仙慢慢回头看去，然后走到毓秀神女旁边。

水球中的法力越来越多，神女施展三盘落地之术，水球飞向空中，随后迸发开来。

草丛里睡觉的将军感到有雨点打到自己的鼻子上，他睁开眼，不可思议的看着天空：“下雨了？”

“对”，上仙说，“下雨了。”

这场雨消灭了长久以来笼罩济南的燥热之气，雨后，万物生发，百花盛放。

上仙颇有所感，于是在他的随想录里写下了“神女敷云雨”这几个字，看着天边出现的那条彩虹，他灵感迸发，重新开始了他的推演，这一次，他终于发现了端倪，找到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

“上车了——”上仙朝着正在抓蝴蝶的将军和神女喊到。

(7)

“老登我们去哪儿？”抟鹏将军问。

“不一定，还得走一会儿再看看。”烛明上仙说。

“你刚才说啥？”毓秀神女问。

“去哪儿啊。”

“不是，你叫他啥？”

“老登啊。”

“你礼貌吗？”神女笑着说。

“熟悉的人我都叫老登，不对，你是小登。”

“好好好。”

“按说登也没啥不妥的，要不是有灯，大晚上的我们还得摸黑，是吧大灯。”上仙说。

“是，既然如此这样，大灯我先睡会儿。”

“先别睡，我们到地方了。”

上仙把车停下，他们三个刚下车，就听到了远处传来一声虎啸。

“那是什么？”神女问。

“一个孽畜，走吧。”上仙说到。

随着他们三个越走越近，孽畜的形态最终浮现在眼前，那是一头猛虎，有着健壮的肌肉和锐利的牙齿，此时此刻，它正享受着利爪下的肥羊。

“嗯哼！”上仙大声的咳嗽了一下。

猛虎转过身来，口圆目张的望着面前的三个人，然后一声咆哮掀起狂风，接着直接朝着站在三个人中间的上仙冲了过来。

“散开！”上仙说到，然后聚合法力一拳打在猛虎的脸上。

猛虎被打的后退了几步，上仙快速的使劲摇了摇自己的手，然后说到：

“这老虎的脸真硬。”

此时上仙三人已经对猛虎形成了包围之势，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降服它。

猛虎见攻击上仙不成，转过头来往神女扑了过去。神女已经做好了准备，已经架起了结界防御，但猛虎突然把扑击改为了甩尾，打了神女一个措手不及。

神女被打飞十几米远，摔在草地上。猛虎没有犹豫，紧接着又朝着神女的方向扑了过去。危急关头，上仙果断的施展快速掠过之术，一下子移动到了神女身前，把猛虎架住。

将军见猛虎被牵制住，一记超人拳重重的打在猛虎的头顶。猛虎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开始惊慌的四处乱蹦。将军则抓住时机，骑在了猛虎的背上，照着他的脑袋一拳又一拳。伴随着最后一拳落下，猛虎七窍流血而死，全身僵硬的躺倒在地上。

降服猛虎以后，他们三个回到车上休息，顺便复盘上仙的推演。

“老灯快说你的推理。”将军说到。

“你们应该见过济南的黑虎泉吧。”上仙说。

“见过，跟这头老虎一样威武。”将军说。

“你刚才说一样……”神女反应了过来，白蛇和猛虎俱是来源于济南的泉水。

“没错，江与河是万水之水，想必天界应该就是从黄河下手制造了那两头孽物。”

“可猛虎来自于黑虎泉，那白蛇来自于哪个泉水？”神女问。

“虽然济南没有以蛇命名的泉水，但有一泉名叫白泉。”上仙解释到。

“这么说的话一切都解释的通了。”将军说。

“照这么说我们得想办法整治诸泉。”神女说。

“办法可以等会儿再想，咱们先把大灯刚才抓的那条鱼杀了填饱肚子吧。”上仙说。

(8)

黄河的鱼还是相当可口的，吃饱喝足的三人小睡了一会儿后便准备驾车回府，而就在车子刚刚发动起来的时候，上仙隐隐约约听到一声求救，随即他把车熄火。

“老灯怎么了？” 转鹏将军问。

“你们听，有人叫救命。” 烛明上仙回。

“还真是。” 毓秀神女说。

上仙随即下车，他刚刚站稳脚跟，一个女孩就扑到了他的身上，同时还大喊着救命。

然后一群人跑了过来，人群最前面那个女人不停地说：“花花我们回家吧。”

“你先等会儿，你是她什么人？” 上仙把那个女孩护在身后。

“我是她婆婆”，那个女人急躁的说，“花花我们回家吧。”

女孩已经害怕的说不出话，直流眼泪。

“你怎么证明？”上仙质问他。

“我们自己的家事跟你证明什么！马上滚！”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一边喊着一边走上来要把女孩拉走。

上仙见状，一个左正蹬把男人踢开，然后左手一抹眼睛施展了无言术，刚要往上冲的人群一看到上仙的眼睛便被控制住，动弹不得。

“如实回答，否则你们将七窍流血而死”，上仙说：“你们和这个女孩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她的婆家人，呃……”说话的这个男人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躺倒在地抽搐不止。

那群人被吓得不敢妄动，一句话也不敢说。

上仙指着最开始的那个女人，质问她：“你们是什么人？”

那个女人支支吾吾，最后说：“她没地方去，我们收留了她……”

还没说完，她就感觉自己的胃中翻江倒海，最终她终于改口：“她是我买来给我儿子当老婆的，我花了钱的，真的花了钱的。”

“这些人都是你家里人？”

“对对对，是，都是，您身后那个也是……”

“放肆！”上仙大喊：“买卖人口者，是为盗贼之极也，汝等必死，永世不得超生。”

上仙说罢，大手一挥，那些人一个个的纷纷开始吐血，最终都倒在了上仙的面前。

“上仙行杀戮之事，不怕下地狱吗？”一个老者的声音从上仙身后传来。

“来者何人？”上仙没有回头。

“北极紫微大帝是也。”

听到紫微大帝名号，上仙转过身来，将军和神女也从车上下来。

“我倒是不怕下地狱。”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上仙杀盗贼”几个

字后，直接把法力聚合在笔上扔向了紫微大帝。

大帝接住了上仙的笔杆攻击，轻而易举。

“上仙确实法力高强”，紫微大帝说，“但上次打伤长生大帝可不是您一个人做到的，想必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还没有上仙这么强大的力量吧。”

“你想作甚？”上仙说。

“希望上仙仔细考虑考虑招安的事情，如果上仙敬酒不吃，那我们只能以实力定胜负了。”

说完，北极紫微大帝就走了。

“你个老东西别跑！”抟鹏将军大喊。

“无妨，让他走吧。咱们得先把这个女孩送回家。”上仙说。

毓秀神女抃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制惊雷和日月
灭蝗虫除百害兴民风扬四善篇

(9)

烛明上仙正开车打道回府，车上，转鹏将军和毓秀神女正询问女孩的信息。

“我是山西人。”女孩说。

听闻女孩是山西人，他们三个面露难色，如果要开车把女孩送回山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况且他们明天还要上课。

“老灯你不是认识太原将军和吕梁尊者吗？”神女问。

“对啊，可以让他们来。”

太阳落山了，天也黑了起来。上仙把车停住等红灯，隐隐约约间他听到了天空的雷鸣，他打开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却得到了今夜晴天的消息。这很不对劲，绿灯一亮他立马靠边停车。

“怎么突然让我们下车了？”将军问。

“这天不正常。”上仙回到。

他们抬头一看，天上已然是和上次出行一样黑压压的乌云。

上仙三人立马做好应敌的准备。不出所料，第一道雷马上劈了下来，神女立刻聚合法力架起保护罩防御，一声惊雷落下，保护罩被劈成两半。很快，第二道雷也劈了下来，上仙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和惊雷对冲在一起，拦截住了第二道攻击。没有几秒，第三道雷又劈了下来，将军纵身一跃，用他金刚不坏的肉体硬接了下来。

然后，无数道闪电打了下来，打的他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最后，一道闪电打中了女孩，直接夺去了她的性命。

看着女孩倒在自己的身旁，神女怒上心头，大喊到：“紫微老儿，下来受死！”然后聚合法力为三发利箭。

神女右手从左往右一划，第一支箭击发而出，射断了袭来的闪电。神女右手再次从左往右一划，第二支箭击发而出，射穿了黑压压的乌云。神女右手再一次从左往右一划，第三支箭击发而出，把在空中指挥惊雷的紫微大帝射了下来。

紫微大帝重重的摔在地上，然后站起来整理了整理衣服，接着猛地抬头，眼神中散发出锐利的光芒，无数的蝗虫便乌泱泱的从他的身后飞了过来，遮天蔽日。

将军见状，大喝一声，全济南的鸭子得将军之法力飞来驰援，很快便将蝗虫杀得一干二净。

“大帝滥行杀生之事，不怕下地狱吗？”上仙说。

大帝冷冷的哼了一声，随后说：“我们会再见面的。”说罢一甩袖子，消失不见了。

上仙三人转过身去，看着那个女孩的尸体。许久，上仙叹了一口气，打了一个响指，一团火焰便蔓延了女孩的尸体。不久后，火焰散去，一阵风刮来，把女孩的骨灰吹向天空。

算是厚葬了女孩吧。

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神女制惊雷”和“将军灭蝗虫”两句话，然后同将军和神女打道回府。

回去的时候，上仙让将军开车，自己则和神女以弈棋的方式做推演，神女经过深思熟虑，在三百秒后车二平五，上仙想都没想直接吃掉。这场推演一直持续到将军把车开回学校。

他们三个用了几分钟调整好状态，然后回宿舍睡觉准备明天上课了。

(10)

一周过去了，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渐渐回归了普通学生的生活，但是紫微大帝虚伪的面孔仍时不时出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终于，上仙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攻进天界讨伐紫微大帝。

神女和将军一听，当即拍桌表示赞同，然后，上仙开车，将军坐副驾驶，神女坐后面，三个人就这么开了一条天路直冲天界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飙车，他们进入了天界。在接近南天门的位置，他们下车把车收了起来，然后远远的观察天界的地形，寻找一条最适合的进攻路线。经过一番观察，上仙以其灵巧的计算能力，推演出了一条最快攻进紫微大帝府邸的路线。

说干就干，上仙把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扔了出去，砸中了南天门正中央，南天门轰然倒塌，把看门的巨灵神稳稳的压在下面。

上仙三人趁机冲了进去，沿着计划好的路线冲进了天界的领地。

巨灵神从废墟中爬了起来，大吼一声，南天门机动部队倾巢而出追杀上仙他们。

“有部队跟着我们。”将军说。

“不用管他们，我们按计划行动。”上仙说。

“你们看，前面有个大鼎。”神女说。

转角处，天兵天将跟丢了目标，兵分两路追去。

上仙他们从大鼎后面悄咪咪的探出脑袋。

“嘿嘿，计划有变。”上仙笑着说。

“几位戏弄那些天兵天将算什么？有本事和老朽斗斗啊？”

上仙三人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个神态慈祥的白胡子老者站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你是何人？”将军问。

“太白真君在此。”

“原来是启明老人啊。”上仙说。

“我奉劝几位趁着现在离开天界。”真君说。

“如果我们不离开呢？”神女说。

“诶呦，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还能活着站在这里？”

“难道是紫微老儿手下留情？”将军鄙夷的说。

“确是如此。”

“用不着！”说罢，上仙拿出酒葫芦，朝着太白真君扔了出去。真君轻松躲开，然后回头一看，瞬间失去了慈祥，他看见酒葫芦四处乱飞，所过之处穿墙而入，直接拆了周围几栋楼，不出几分钟就制造了一片废墟。

“太白，退下。”这是紫微大帝的声音。

“哼！”太白真君悻悻的走了。

“不对！”上仙敏锐的观察到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出现了异常，大中午头竟然日月同天。

“紫微老儿要干什么？”将军焦急地问。

“他可能要利用太阳和月亮扰乱人间的节律，到时候什么百害俱现，人间危矣。”

“不可能！”神女往前走了一步，右手抹了一下双眼，施放了无言术，控制了太阳真君和太阴真君，节制了日月的运行，使日月相和，运行如常。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上仙兴奋的说。

“上次你用的时候就学会了。”神女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百害已生。”

“我来！”将军大喊，然后右手从左往右一划，一支穿云箭成型并射了出去。穿云箭砸在地上，产生了剧烈的横波，扫荡了人间百害。

“看来你们长进了不少。”紫微大帝现身了。

“现在受死！紫微老儿！”将军举着拳就要冲上去，被上仙拉住。

“我想请问烛明上仙。”大帝说。

“你想问什么？”

“你们今天毁坏天界建筑，这个我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你以战养战，我们以战止战。”上仙回到。

“人的劣根性是铲除不了的，如何以战止战，倒不如像我一样利用人的劣处，让不同的人相互制约，实现人间的和平。”

“有没有一种可能，人有劣根性是因为没有遇到我们。”

大帝闭上了眼睛，他在脑海里反复回想上仙兴民风扬四善的每一幕，然后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说：“是我迂腐了。”然后垂头丧气的走了。

晚上，紫微大帝给上仙三人摆下宴席，然后闭院门不出，上仙三人吃饭的过程中，有数百道天雷降在大帝的院子里。

敢受天雷之刑，看来大帝是真心悔过了，于是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神女和日月，将军除百害，上仙兴民风扬四善”的内容。

至此，毓秀神女、抔鹏将军、烛明上仙，真正的成为了鲁地的三股真气，

为世人所传唱。

毓秀神女抃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特别篇

(特别)

“吨吨吨”，烛明上仙准备好了三杯奶茶端到桌子上。

“老灯的手艺又进步了。”毓秀神女说。

“好喝！”转鹏将军一饮而尽。

“好喝我等会儿再弄一点儿。”上仙说。

品茶的功夫，上仙问了一个问题：“话说小灯几岁了？”

“怪不得小灯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了，原来……”将军开玩笑的说。

“想啥呢，我连二十都没有。”神女笑着说。

“太让人失望了，竟然没有打听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将军笑着说。

“话说老灯打遍三界，应该得几百岁了吧。”神女问到。

“哪有，我才二十多点儿。”

“那我跟老灯差不多大，但是吧……”将军说。

“快说大灯，但是啥？”神女说。

“但是如果算上前几世，我得快一千岁了。”

“你还有前几世？”上仙惊讶的说。

“合着你才是最让人惊讶的东西。”神女笑着说。

“也不能这么说快一千了，因为我这几世都是平行的。”

“什么意思？莫非……”上仙说。

“不用莫非了”，说罢，神女转头对将军说，“快说说你前几世都经历了什么。”

“我这第一世，降生在一个农村里，我至今都记得屋子后面有一个池塘，里面有很多的泥鳅。”

“当时是什么时候？”神女问。

“应该是世纪交接那几年，我记得我还看过中国申奥成功的直播。”

“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吗？”上仙问。

“我记得当时搞计划生育，我的两个姐姐都被送人了。为了要一个男孩，我当时的父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就这么把自己的骨肉给扔了。”

“后来呢？”神女问。

“后来他们遭报应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成功的被他们送出去的女儿拐走了，最终惨死他乡。”

“啊……”神女感到惋惜。

“然后就到我的第二世了……”

据将军所说，他的第二世降生在一个城市家庭，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但他从小就被欺负，在小区里被朋友欺负，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

“当时老师都不作为，我恨啊……”将军说。

“那后来呢？”上仙问。

“后来就是我在同学的一次惨无人道的欺凌中含泪而死。算了，不说这么悲伤的事情了，我的不知道是第几世的时候，我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但我很幸运，我遇到了一对爱我的父母，他们愿意为了给我治病倾家荡产。”

“这一世好像不错。”上仙说。

“只可惜我最终死于疾病，没能好好孝敬他们……”将军说。

“所以你也是有无数故事的人了。”神女说。

“对，我到底经历了多少世，我自己也记不得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意识突然被带进了一个漆黑的世界里，在这里，有无数的镜子，从这些镜子里，我看到了每一世的我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最后这所有的经历一窝蜂的涌入了我的脑袋，疼得我紧紧闭住了双眼，而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圣人，他十分的高大，十分的慈祥，我伸手去触碰他伸过来的指尖，接触的一瞬间，我感到无比的安详，也正是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个圣人就是我。”

“哇塞了！”神女和上仙异口同声。

“所以这一世，我找回了第一世我的遗骨，我杀死了第二世欺负我的同学，还亲手赡养并下葬了那爱我的父母。我做了这好几世以来所有留下遗憾的事情。”

将军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我已经没有遗憾了，并且……”

“并且什么？”神女和上仙问。

“并且有幸能够认识你们，和你们一起走遍世间。”

仪矩之行——向阳篇

(1)

随着列车车门缓缓打开，一个名叫向阳的女孩踏上了济南的土地。

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也不会有人想去深究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她像一个过客，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亦不留任何痕迹。

突然，一个小贼盯上了她的背包，只见在她视野的盲区，小贼慢慢靠近，然后伸出手行窃。

“啊！”盗贼痛苦的大叫，他的叫声吓到了正在走路的女孩，使得女孩下意识的回过身护住了自己的包。

窃贼跑了，灰头土脸的跑了。向阳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就感受到一股杀气，她急忙抽出包里的短剑，和袭来的棍子打在一起。

最终，那薄薄的铁片被粗壮的棍子打断，碎成两节。她抬头看去，一个头发不多的男人站在了她前方不远处。

“这就是你们济南人的待客之道吗？”向阳问到。

“首先，我不是济南人，我只是住在济南。其次，你身上貌似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你是谁？”

“在下烛明。”

“老灯!!!”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有客人来，当然得拿出热情。”

说话间，喊话的那个女生跑了过来：“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把人家的剑都打断了。”说罢，她又转头对向阳说：“真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我让大灯等会儿给你把剑修好。”

“叫我干啥？”

“大灯你来了。” 烛明说。

“没事没事”，向阳说，“刚才他说他叫烛明？”

“对，他确实叫这个名字。哦，对了，我叫毓秀，这个刚过来的，叫抟鹏。”

“我要找的就是你们，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

“你就是向阳？” 毓秀说。

“对，我就是。”

“原来都是自己人，剑呢？”

向阳把两节宝剑交给了抟鹏。

“小飞说你身患不治之症……” 烛明说。

“你怎么称呼人家飞凌上仙呢？” 毓秀笑着说。

“这不重要”，抟鹏走了过来，手里带着刚刚修好的宝剑，“重要的是我们能给你治好。”

“这么快就修好了？而且修的这么完美？”

“我的手艺，嗨嗨嗨。”

“不过说起来为什么济南这么剑拔弩张？飞凌上仙一定要让我带武器防身。”向阳问。

“这就是一个传说般的故事了。”烛明说。

“请说一说这个故事。”向阳说。

.....

传说遥远的从前

众民仙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大地

为人类带去希望的火种

而后诸位正神统御苍天

命人间雨顺风调

顺遂万年

不久前

人类又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凡间

至此

民仙死去正神谢幕时过境迁

而后是开垦、耕耘、掠夺、极权

.....

但芸芸众生中

出现了三位使者

他们一者行遍天界

命年年有余七曜周旋

一者踏足山野

令灯火通明肇基化元

一者游历人间

使福寿安康五运终天

他们将践行自己的使命

直到永远万世不竭

.....

“真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浪漫故事。” 向阳听的入了迷。

“又是一个我们的新版本。” 转鹏笑着说。

“妙哉妙哉，老灯的文笔更进一步了。” 毓秀拍着手说。

(2)

“这就是你们的诊所？”向阳看着眼前的房车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没错，一个流动诊所。”烛明说，“这几天你就跟我们住一块儿吧。”

“可这里只有三张床。”向阳说。

“无妨，我会睡餐厅。”烛明说。

夜里，天上星星点点，向阳许久都没睡着，于是便出门去看星星。看着星星，她叹了口气。

“想什么呢？”

向阳被吓了一跳：“你们三个异口同声吓死我了！”

“在想你病情的事情吗？”毓秀问。

向阳点了点头。

“不用担心，老灯很厉害的。”转鹏说。

“放心吧，就算是世界无法拯救，我们也会开辟一个新的世界，更何况你的病情”，烛明说，“不早了，睡觉吧。”

四个人安稳的睡着了……

睡着？不存在的，毓秀还在看小说呢。

果然，第二天早上毓秀就是起不来，看得出来放假的时候她就没有早起过。

算了，即使现在不是放纵的时候了，也宽限他几天吧，于是烛明和抟鹏两个人出门去锻炼了。

春天还没有正式到来，早晨的天还是冷的，或者说是等待升温的，烛明拿起棍子，潇洒飘逸的来了一套棍术，抟鹏则气势磅礴的打了一套太极。

锻炼完，毓秀和向阳还没醒。趁着抟鹏也回去睡回笼觉的时候，烛明在厨房耐心的做饭。他知道，一段时间之内，这几个人是醒不过来的。

关于向阳的病情，飞凌上仙并没有告诉烛明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还是有一些线索没有逃出烛明的眼睛。比如说见向阳第一眼的时候，烛明就很明显的感受到向阳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她身上散发着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气息。

可她如果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又会是哪个世界的呢？即便是以前诸神纷争的时代，也不曾开辟另一个世界。所以世界只有一个，那么这种气息从何而来？

想着想着，烛明回过神来，他的蛋煎糊了。

“我的天……”

做完饭，烛明拿出他一直用来推演的几块石子开始推演那个理论上不存在的世界，但最终他得出结论，那个世界绝不可能存在。

到这里，向阳身上的谜团多了起来：不同世界的气息，无法救治的疾病，以及第三点——她的身世。

关于向阳的身世，飞凌上仙亦没有多言。想着想着，烛明累了，他收起石子闭目养神了一会儿，这期间，烛明的大脑飞速运转，然后一个神奇但是可怕的想法闪过了他的脑海……

“老灯！”

烛明的思维被毓秀打断了，他回过神来睁开眼，说：“怎么了？”

“先吃饭吧，吃完饭再思考。” 转鹏说。

虽然并不确定这个想法的可靠性，但烛明至少有了一个思路，下一步就是进行检验，判断它的可能性了。

怎么说呢，虽然前路一片茫然，虽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可言，虽然飞凌上仙并不怎么可靠，但是吧，还是希望他们能治好向阳吧。

(3)

转鹏看着烛明亲手写的病历露出了疑惑的神情：“老灯真没写错？”

“我确定没有。”

“那这怎么看起来一片正常，除了隔三差五的濒死感，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就是最恐怖的”，烛明看了看车外面的向阳，然后让毓秀关上门。

“你说吧老灯。”毓秀说。

“她身上有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

听到烛明这么说，毓秀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经过推演，不可能有另一个世界。”

“什么意思？”转鹏露出了严峻的神情。

“啊——”车外面传来向阳的惨叫。

他们三个急忙走出车子。

“怎么了向阳？”毓秀走上前扶住她。

“他们来了。”烛明看向天空。

天空之上，五条骨龙在云中盘旋。

“难道这就是五龙潭？” 抟鹏说。

“对。”

神界退位后，江河异动，遍引济南诸泉化身各大怪物，为祸人间，这五条骨龙，便是五龙潭的化身。

“是他们……” 向阳说。

“你认识他们？” 抟鹏问。

“我认识，我当然认识，我所有的记忆，全都想起来了，我们的护法真神，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幅模样！”

“果然……”

“我明白了，你是曾经已经逝去的人幻象……” 毓秀说。

“昂！你不是不治之症，你是失忆了，而且……已经死了。” 抟鹏难以置信的说。

“正如这五条骨龙，他们也本应死亡。” 烛明说，“来吧，让我们三个，送他们上路！”

“且慢”，向阳叫住了烛明三人，“既然我的肉身终将消散，我将继续你们，来自从前的力量！”

说罢，向阳幻化成无数光点，融入了他们三人。

“让我们，将骨龙尽数消灭！”烛明说。

地上，烛明一跃而起，冲向领头的那条骨龙，直接撞碎了骨龙的头颅。

“我们也来！”毓秀和抟鹏也一跃而起，把骨龙的身躯彻底撞散架。

头领被消灭了，剩下四条骨龙瞬间乱了阵脚，开始四处逃窜，并张开大嘴吐出风雨雷电各种事物。

“看来经过几万年的沉淀，他们已经包罗万象，肚子里是有点儿东西的。”毓秀说罢，骑上了一条骨龙的头，然后抓住它的颧骨，对准了另一条骨龙。待另一条骨龙被摧毁后，这条被他控制的也被毓秀手刃。

另一边，抟鹏抓住了一条骨龙的尾巴，然后旋转着把它砸向了以后一条骨龙，就这样，五条骨龙被打成了五副散乱的骨头。

“安息吧。”烛明说罢，这些骨头瞬间化成灰消散在了风中。

“希望他们的骨灰能够重新哺育济南万物。”

关于济南诸泉，曾经那都是济南这片土地最初的护法真神，但时过境迁，真神早已死去，神权不复存在，神，已经变成了为害一方的灾祸，这里有了依靠自己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人们，也就不需要什么真神了。

而毓秀抟鹏烛明他们，只是几个调停人间的小神罢了。

仪矩之行——记游篇

(4)

这一天送别了向阳，毓秀转鹏和烛明又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次日早晨，烛明转鹏照常起来锻炼，迎面就碰见了同来晨练的冠云。冠云是谁？他是烛明的男同学，在实验室，他是烛明的副手。

“大哥，你来了。”

“我们来了。这位是转鹏，转鹏将军。这位是冠云，冠云使者。”烛明开始介绍起他们来。

“大哥你听说了吗？”冠云说，“最近趵突泉的水量骤减了。”

冠云的话引起了烛明的警觉：“料到了，看来下一个就应该是趵突泉了。”

“你是说趵突泉也要异动了吗？”冠云说。

“是的。转鹏……”

“明天出发？”转鹏说。

“好。”

“大哥你们一定小心啊。”

过了一个晚上，天热了起来，烛明和转鹏打算锻炼完就带着正在睡觉的毓秀去趵突泉。

“你们在这里啊。”

“呀！这是谁起床了？” 烛明说。

“小灯的健康生活看来从今天开始了。” 转鹏说。

“来来来，继续锻炼。” 毓秀说。

锻炼完，烛明去做饭，今早的挂面出奇的丝滑。

“出发吧。” 烛明坐上了驾驶座。

“冲！” 转鹏坐在副驾驶上。

而坐在客厅的毓秀，正在借用车上的天线感知着趵突泉方向发生的一切。

几个人刚上高架路，毓秀就疑惑的说：“奇怪了……”

“怎么了小灯？” 转鹏说。

“趵突泉方向没有任何奇怪的现象。”

“看来藏得挺深。” 烛明说。

“对了，你们觉得趵突泉的化身是什么？” 毓秀说。

“趵突泉的话，诶……趵突泉的话，从那个角度看，都应该是一条鲤鱼吧。” 毓秀突然有了灵感。

说干就干，毓秀开始借助天线感知济南的每一条鲤鱼，终于她发现了护城河里潜伏者一条巨大的鲤鱼，这鱼不是肥，就是体型巨大。

三个人把车开到了护城河，护城河边上还有打水的市民。

转鹏下了车，给自己变了一身行头，然后假装卖艺变魔术的，成功把市民们引离了护城河。

然后，毓秀跳下了护城河，悄悄向鲤鱼怪逼近。在和鲤鱼见面的那一刻，毓秀紧紧的抓住鲤鱼的鳃骑到了鱼的身上。

鲤鱼怪在水底疯狂扭动身体搅动河水，想要摆脱毓秀。见无法摆脱，它开始往河面游去。而就在鲤鱼出水的那一刻，毓秀叫到：“老灯！”随即一跳上岸。接到信号的烛明用法力变出一把鱼叉，狠狠地刺在了鲤鱼怪的身上。

至此，鲤鱼怪死在了护城河里。鲤鱼怪死亡的那一刻，趵突泉开始疯狂的涌出泉水，水位一下子回到了正常水平。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灯说：“让我们干了这碗粥，庆祝小灯开始早起的健康生活吧。”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肯定能，能起第一次就能起第二次。”烛明说。

“既然如此，借老灯吉言，干！”毓秀说。

“干！”转鹏也说。

砰的一声，三个人把手里的粥一饮而尽。

(5)

今日，毓秀抟鹏烛明的流动诊所正式开张了。

这天是烛明坐诊，他接诊了一位女性患者，据患者口述，自己 35 岁，月经先期。

“那你希望把月经调一调是不是？”烛明问。

“不是，我想减肥。”

“昂！减肥呀，那简单了。”

说罢，烛明观察了一下她的舌头。要说看舌头，烛明有一套自己的实用方法。一般来说，舌头各部分对应的是人体的五脏，即舌尖候心肺，舌中候脾胃，两侧候肝胆，舌根候命门。

但这种方法使得舌诊完完全全停留在了五脏的层面，局限性很大。所以在烛明这里，一条舌头对应了一个人的全身。

这位患者，她的舌根凹陷，但舌中前部凸起，舌尖平顶，并有点刺。点刺说明体内有火毒蕴结，舌尖对应人的头，舌尖平顶说明头部虚证，一般来说是脱发眩晕之类，舌根凹陷，说明肾和下肢虚证。舌中前部凸起说明脖子附近实证淤堵，经检查，患者确实后脖领有一个富贵包。

烛明还观察到，患者舌体有黑线。一般来说如果是黑苔的话，那是火热烧灼导致的，但患者舌质淡红，舌苔湿润，可见不是火热烧灼，而是寒凉凝滞，淤堵发黑，并且这里不是舌苔发黑，而是舌体发黑，更印证了淤堵的可能。

到这里，烛明有了治疗的方法，减肥要靠利水和化湿，但为了利水，又必须散寒，同时胃喜润恶燥，大量利水会伤及胃阴，因此还需固护脾胃。

这时，烛明多问了一句：“你平时生气吗？”

“怎么能不生气？给孩子辅导作业快气死了。”

“那睡也睡不好？”

“睡不好。”

“那我先给你扎两针调睡眠吧。”

“我没扎回针。”

“今天就扎了。”

患者躺在了治疗窗上。

烛明先给患者的富贵包做了一套按摩推拿，让这块儿淤堵放松下来，然后拿出针来，第一针扎进了患者的足临泣。临泣临泣，一下就哭泣。此时的患者还能忍住不哭，第二针扎进了患者的侠溪。这一针患者疼得厉害叫了起来。

“忍忍，通开就好了。”

接着第三针第四针分别扎进了患者的太冲和行间，然后烛明开始行针。行针的过程中明显听到患者发出呻吟，然后留针观察几分钟后，第五针扎进了患者的地神，第六七八针扎进了患者的天人通。

至此，扎针的任务就此结束，再次开始留针。

虽然患者忍住不哭，但在那么几次，还是偷偷的抹了眼泪。

留针的过程中，烛明按照最开始的思路开药。以泽泻荷叶薏苡仁黄芩化湿利水，

以麻黄细辛半夏肉桂散寒,以白术茯苓固护脾胃,最后再用海藻和郁金消散淤堵。

起针后观察患者舌头,黑色已经不见了,由于寒邪郁闭导致的火热点刺也不见了,胖大导致的齿痕也变得圆润起来。

仅此八针,患者感到无比的舒畅,后期的调试,就交给后期去干吧。

(6)

今日是栾鹏坐诊，毓秀和烛明一早就起来帮着栾鹏收拾摊位。到了中午下诊，栾鹏已经累得不行，遂上床睡了，烛明和毓秀仍有精力，于是坐上公交车出去玩。

他们两个首先来到了红纪之地药材市场。这是烛明曾经进购药材的地方，也是曦和上仙的高光时刻，如今这里经过一番修缮，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文化广场。一条小河在广场前面缓缓流淌，激荡起无数的波纹，毓秀和烛明走上药圣桥，感到心旷神怡。

烛明买了一包龙眼肉后，二人便离开了广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在地图上，那里是一个商场，虽然虽然并没有去过，但二人还是很期待的。他们沿着河边一边唱歌一边走，春风吹拂下，大有“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意境。

终于走到的目的地，却给人一种被骗了的感觉。这里不是什么商厦，而是农产品批发市场，这里没有高楼，只有一些平房和几个摊位。

也算是有点儿失望吧，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依旧唱着歌穿过农贸市场，顺便打听了一番，原来毓秀当初买的蓝莓就是卖六十块钱一斤，这让毓秀感到欣慰，她没有买贵。

离开了农贸市场，毓秀和烛明发现了一家美甲店，今天上午帮助栾鹏坐诊的时候，毓秀发现她的美甲很不方便，遂要更换款式。于是两人进入询问，并且得到了一个不算很贵的价格。

“我在这做个美甲吧。”毓秀说。

“好。”烛明爽快的答应。

做美甲的时间很长，长到烛明睡了一觉。当烛明再一睁眼的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此时毓秀的美甲也做好了，还舒舒服服的洗了个头。

离开美甲店，毓秀兴高采烈的跟烛明说着做美甲时候的事情：“这个做美甲的小姐姐做的很负责，她甚至画错了还直接给我全擦了重画。”

“不错诶，生活需要仪式感。”烛明说。

“对，每到周一我都会洗个头。”毓秀说。

“可你才做了美甲。”

“所以就今天洗了。”

啊，多么酣畅淋漓的一天啊。毓秀继续拿着手中的椰子喝了起来，看着自己的美甲，她感到无比的舒畅，这些日子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全都烟消云散。

烛明看到毓秀这么高兴，自己也高兴了起来毕竟等以后事情多了，就没有机会像今天这么样出来玩了。他十分珍惜和毓秀与抻鹏一同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这流淌过的每一刻，都将成为烛明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天虽然已经黑了，但是烛明的内心是明亮的，结识抻鹏和毓秀，是他做过最正确和最幸运的事情。

当他们回到房车的时候，抻鹏还在呼呼大睡，烛明像往常一样打开电磁炉做饭，毓秀则在桌边看书，做着做着饭，烛明回头一看，毓秀也趴在桌子上笑着睡着了。

“这俩人儿……”烛明继续做饭。

希望烛明的厨艺散发的气息，能够给他们带去更加美好的记忆。

仪矩之行——东九夷君篇

(7)

今天是毓秀坐诊。

这本该是和以往一样没有区别的一天，但第四位患者来的有点儿特殊，他到来之后一言不发，只是伸出手来。毓秀一看，想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们说的那种拿着报告单来看病的患者，于是来者不拒，直接上手摸脉。

这位患者的脉很特殊，像细线一样，于是毓秀便问道：“你最近经常生气？”对方点了点头。再一试，他的脉又沉又有力，结合之前的脉弦，很明显，这是明显的肝郁气滞，再对比两手，左手脉明显弱于右手脉，可见此人劳心伤血过多，于是毓秀便言：“你最近劳心太多？”

得到了患者肯定的答复后，毓秀本想继续深入了解患者以求更精准的治疗，结果患者却先开了口：“不愧是为人称道的三盏灯流动诊所。”

听闻患者这么说，毓秀警惕起来：“您这是什么意思？”

“实不相瞒，我是周诚医药的代表，想收购你们大甘草丸的知识产权。”

“请问收购以后我们能得到什么？”

“每卖出一颗大甘草丸，贵诊所都能得到分成。”

“那请问贵公司打算卖多少钱？”

医药代表给出了一个不低的价格。

“很抱歉，我拒绝收购，毕竟您的价格在我们的十倍之多。”

“既然如此，很可惜，你没有拒绝的权利，你们诊所已经影响到了我们企业的收益，如果你拒绝，我只能把你们诊所从济南抹去。”

“你想怎么抹去？”

医药代表摆了摆手，十几个壮汉从四下走来，把房车围个水泄不通。

见来者不善，毓秀神女用脚在地上画了一个符咒，然后猛力一踩，房车周围的地面接连升起好几个石柱，把他们挡在外面。

毓秀舒了一口气，没有那个普通人能够把这些石柱打碎，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石柱被打碎了，而且全都被打碎了，可见来者身后有保护伞，或者三界，或者佛家，总之，一定是正神。

恍惚间，一个壮汉冲了上来，毓秀紧紧的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烛明扶住了她的后背，并且把桌子猛的掀翻，打退了袭来的敌人，而转鹏已经杀进了人群，把来犯之敌杀得人仰马翻。

“你们的后台是谁！”烛明抓住了医药代表的衣领。

“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开玩笑的!!!”

“如实招来，否则你将七窍流血而死。”烛明发动了无言术，医药代表看到烛明眼睛的那一刻便感到颅内压升高。

“我说！我说！！是东九夷君!!!”

东九夷君，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号。

“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他保佑我们不被查处，我们已经搞掉很多人了，我全招，我全招!!!”

咚的一声，医药代表被烛明手刃。

待转鹏收拾完来犯之敌，烛明说：“看来我们又要出山了。”

“对，不能让这叫东九夷君的胡作非为。”毓秀说。

“好，我等着一刻等了好久了。”转鹏说。

(8)

东九夷君，这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号，烛明翻遍了狐仙留下的所有资料都没有见过这四个字同时出现在纸面上。

与其它凡圣交流信息之后，烛明还是毫无头绪。据天界的兰孙上仙所说，东九夷君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神，所以天界也没有太多关于他的资料。

既然没有资料，那就自己去找资料，于是毓秀转鹏烛明兵分三路，毓秀前往百里黄河进行调查，转鹏前往藏书阁去翻阅书籍，烛明前往大明湖打探情况。

转鹏在藏书阁一待就是一天，他翻遍了藏书阁所有的书，仍毫无收获，但他没有灰心，又开始从头一本一本的查了起来。

烛明在大明湖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面见了明湖诸仙，然而很让人失望，诸仙中学识最广的曾巩也没有听闻有关东九夷君的任何信息。

就在这时，烛明接到了毓秀的电话。

“怎么了？” 烛明问。

“我在百里黄河迷路了。”

在百里黄河都能迷路？一股诡异的感觉涌上烛明心头：“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别来，这里很奇怪，而且……在这里杀个人都不一定能被发现。”

“那你……”

“如果我不说话了，你就一把火烧了百里黄河。”

“好。”

“跟你说，这地方还挂着铁丝网，就是那种锈的特别厉害的那种，里面还有很多油罐，真就在这里被分尸了也不会被发现。”

“百里黄河长这样吗？我还想着咱们三个去玩来者。”

“对，就像这样，太诡异了，我刚才打车，司机都找不到地方……这是什么……”

手机那头传来一阵风声，随后就没有了声音。

“小灯，小灯！”

烛明立刻做好起跑姿势，然后以八十迈的速度往百里黄河跑去。

此时的百里黄河正被一个结界包裹着，结界内部正刮着强风，毓秀正站在风眼的中央。

“现身吧，东九夷君。”毓秀说。

“不愧是毓秀神女，天资聪慧，竟然能认得老夫的名号。”

“您是正神？”

“正神？哼！正神界何时把我当做正神过？我与你们一样憎恨着正神界，我们应该可以合作。”

“所以您就放纵周诚医药胡作非为？”

“这不叫放纵，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罢了。”

“好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可以与您合作，只是得看您能不能打得过我了。”

“老朽不想和你这个小娃娃打，总有一天你们几个会主动来找老朽的。”

东九夷君消失了，狂风也停止了。

“飞火流星拳!!!” 烛明大喊着从天上砸下来，但狂风散去的那一刻他看到毓秀安然无恙，又立刻收住了招式。

“你怎么样？没事儿吧？” 烛明问。

“我没事儿，我见到东九夷君了。”

“他说了啥？”

“他最后那句我们三个会主动去找他……嗯……我感觉很奇怪，仿佛他早有预知一样。”

“嗨嗨嗨，不枉我又翻了一遍书，找到资料了。” 转鹏发来消息。

(9)

东九夷君，相传是周朝管理东部诸部落的官员，任职期间兢兢业业，为东部部落所信服，玉帝遂收编其为东九夷君。

“是这样吗……” 烛明说。

“对”，抟鹏说，“但天界做得怎么样咱都知道，并不怎么样。”

“确实。” 毓秀说。

“可能这就是东九夷君要联合我们的目的。” 抟鹏继续说。

“可他放任周诚医药的行为实在令人所不齿。” 毓秀说。

“你说他仿佛早有预知一样，具体是怎么回事儿？” 烛明问毓秀。

“就是他说话非同一般的不慌不忙，给人一种下一步要发生什么都知道一样。”

“他总不能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吧。” 抟鹏笑着说，“这是我就是在藏书阁找到的所有资料了……”

说话间，烛明的罗盘飞速旋转了起来。烛明见状，大手一挥，罗盘显示了它蕴含的信息：首先是护城河上，一颗金色叶子的大树正在飞速生长，并且不断掉下金属般锋利的叶片将人划伤。

很明显，这是金线泉的化身。“我去砍了他！” 抟鹏说，说罢，他飞身而去，一把火把这棵树给烧了。

其次是宽厚里不知何处不停散发出迷魂香，让在场的人们神魂颠倒，产生幻觉，就像吸了毒一样。经过罗盘深入探查，源头是一个蜂巢，香泉的化身。“我去。”烛明说，说罢，他飞身前往，以高压水柱将其剿灭。

然后是经十路突现一头巨大的梅花鹿，见人就顶，见车就撞，造成了交通瘫痪，这是鹿泉的化身。“让我来。”毓秀说，说罢，她飞身而至，变出缰绳将梅花鹿驯服。

“太奇怪了，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异动的泉水。”毓秀说。

“东九夷君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抟鹏问。

“他说我们会主动去找他。”烛明说。

“看来我们有必要去找他了。”毓秀说到。

就在这时，东九夷君主动发来了信号，邀请毓秀三人前往双龙山。

“双龙山？”烛明发出了疑惑。

“对”，毓秀说，“我也很疑惑，但既然他说了，我们就先去吧。”

他们三个开车到了双龙山。

“你们终于来了。”

“东九夷君，你在搞什么名堂。”烛明问。

“看到那个了吗？”

抟鹏远远看去，那是一颗颜色枯黄的大树。

“那是什么？” 抟鹏问。

“世界重启的钥匙。” 东九夷君说。

“世界重启？” 烛明震惊的说。

“没错，上古的诸神退却后留下了这么一把钥匙，它联通大地，覆盖五洲，一旦条件合适，便可让世界重启。”

“这就是你说我们一定会来找你的原因吗？因为你都知道，你是已经经历过一次重启的人。” 毓秀说。

“不是一次，是无数次，上古的诸神料到自己会有被取代的一天，所以偷偷留下了这个机关，也是，谁愿意被取代呢？”

在东九夷君感慨的时候，抟鹏已经冲了上去。

“我们愿意！” 抟鹏大喊到。

“大灯！” 毓秀和烛明齐声喊到。

这一刻东九夷君泪目了，这是无数次的轮回中都不曾有过的现象。

大树被撞倒了，抟鹏也变回了小朋友，他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用他天真的声音叫毓秀姐姐。

仪矩之行——后记

(10)

抟鹏变成小孩子之后，毓秀三人的生活变得有趣了起来。现在的抟鹏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活，每天睡到自然醒，熬夜熬到凌晨都没关系，反而是毓秀和烛明，每天为了催抟鹏睡觉，催着催着自己先睡着了。

这天早晨，烛明依旧按时早起做饭，饭还没做好，抟鹏也起床了。

“大灯怎么今天起这么早？”烛明问。

“今天要跟姐姐去游乐场，开心心。”抟鹏奶声奶气的说。

“姐姐，不是，小灯起来了没？”烛明问。

“起了。”毓秀走了过来。

一会儿，烛明做好了饭。

“老灯今天有什么计划吗？”毓秀问。

“我要去找飞凌上仙。”

“考师姐，不是，飞凌上仙？”毓秀说。

“对，她可能会有让大灯变回来的办法。”

“不嘛不嘛，姐姐我不要变回去。”抟鹏说。

“好好好，不变不变。”毓秀说。

吃完饭还没出门，烛明收到了飞凌上仙的信号：“与他们同行。”

“老灯要跟我们一起吗？”转鹏问。

“看来是的。”烛明笑着说。

他们三个来到了游乐场。

春日的游乐场才有游乐场的氛围，人人脸上带着笑容，一片祥和的景象。

也正在三人沉浸其中的时候，脚下地面突然开裂，展现出其中的万丈深渊。

毓秀和烛明掉了下去。

转鹏见状，一个飞身也冲了下去，他先抓住了烛明的衣服，然后又抓住了毓秀的手，接着紧急制动上升。

但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带动两个成年人，危急关头，转鹏大喊一声，随即金光现身，变回了原来大人的模样，把烛明和毓秀带了上去。

“你变回来了！”烛明兴奋的说。

“要不是出了这个事情，我真想再当几天小孩儿。”转鹏说。

“大灯变回来了！谢谢考师姐，不是，谢谢飞凌上仙。”毓秀也兴奋的说。

“嗨嗨，我可是有好几世的人，变大变小，简简单单的啦。”转鹏说。

在摩天轮上，烛明把最近发生的故事整理了出来，并给这本册子起名叫仪矩之行。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毓秀问。

“仪，就是丈量，矩，就是方，就是大地，用脚丈量大地，就是仪矩，就是我们的仪矩之行。”

“好名字”，转鹏说，“不愧是老灯，起名都这么文艺。”

“生活本就需要一些色彩，正如小灯热爱着她参加的每一个活动，你有着自己的娱乐，而我最大的娱乐，当然就是骚扰你俩。”

“哦（二声）。”毓秀说。

“哦（二声），原来你是个变态。”转鹏笑着说。

烛明也笑了。

摩天轮已经上升到了最高点，太阳也即将落山，柔和的光线照在三个人的脸上，映着他们的笑容，光彩如初，仿佛这些日子经历了很多，又没有发生什么，仿佛这些日子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改变，无可置疑他们的世界早已发生了改变，可是一切都是最初的那样，一切，又早已不同于最初。

三朵鲜花——关于毓秀

(1)

经过了复杂纷繁的准备，毓秀给转鹏和烛明发出了信号。

烛明来到学校门口，几分钟后，毓秀如约而至。

“来一朵。”烛明说，同时拿出准备好的三朵花。毓秀选择了那朵洋桔梗。

过了一会儿，转鹏也来了。

“来一朵”，烛明说。转鹏选择了那朵洋牡丹。

烛明选择了剩下的一朵芍药。

花的香气，清风，下午的太阳，让毓秀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不一会儿，他们坐上了前往大剧院的地铁。

终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又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们三个选定了一家不错的餐馆吃饭。

这是一家有氛围感和仪式感的餐厅，三个人在里面拍了好多照片。

“您好，加个关注可以选一个小礼品。”

“那加三个是不是可以选择三个。”烛明问。

“是的。”

于是毓秀获得了三件礼品。

距离音乐会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三个决定先去印象济南转转，在印象济南，他们听了萨克斯，买了五元小物件，而且又买了几朵花。时间到了，他们动身前往大剧院。

这里即将开始的，是名为魔鬼的颤音的音乐会。

三个人快乐的走在路上，只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三个人走进了一栋正在装修的建筑迷了路。没办法，只能动用法力了。毓秀三人一把上到楼顶，然后烛明大手一挥用法力搭建起一个滑道，然后三个人成功的经由滑道到达了大剧院门口。

演奏开始了，悠扬的乐曲让人格外舒畅。

然而在这和谐的乐曲中，烛明听到了不和谐的雷声。

“你们听到了吗？”烛明问。

“是雷声吗？”毓秀说。

“是雷声，看来要变天了。”转鹏说。

“既然如此，我将借演奏家提琴一用。”

烛明把法力传输到演奏家的提琴上。

此时乐曲正好进入高潮，在法力的加持下，演奏家演奏的更加卖力，法力借由乐声得以遍布天地，进而对抗异常天气。

此时的济南气象台还在紧紧的盯着天空，因为中央发布了济南雷暴预警，但半个小时过去了，雷暴还没有到来。

让我们回到魔鬼的颤音现场。演奏家罗伯特在演奏完预定曲目之后，又加奏了两首曲子，直接把音乐会推向高潮。

音乐会结束了，毓秀、转鹏、烛明缓缓走出了大剧院。此时的夜晚晴空万里，压根不像有雷暴要来的意思。

他们三个开心的走在大街上，黑夜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喜悦，啊！这真是一个酣畅淋漓的夜晚。

而正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烛明和转鹏立刻把毓秀挡在身后。

“哈哈，伟大的烛明上仙，以及……转鹏将军……”

“你是谁！”烛明恶狠狠的说。

“我是谁不重要，但伟大的上仙和将军，我想知道，你们对你们身后这个女孩到底有多少了解，她身上的秘密，你们又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如果毓秀要外出闯荡，我会助他一臂之力，如果她需要一处归宿，我随时欢迎她回来。”烛明说。

“我们！”烛明和转鹏齐声说，“将保护毓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

听闻转鹏和烛明这么说，黑影捂着脸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笑话！”黑影说，“既然你们执迷不悟，就让我带你们去揭示毓秀神女的过去吧。”说罢，黑影消失了。

烛明见状，立马上去追，可是突然，黑夜变成了白天，剧院变成了城镇，天空中洋溢着惹眼的黄色。

烛明立刻原地站住，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

“这里是唐山。”转鹏说。

“唐山？”烛明说。

“对，我的哪一世就是在这里。”

“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吗？”毓秀说。

“你都不知道这里？我就知道那家伙在胡说八道。”烛明说。

“小心快蹲下！”转鹏喊到。

烛明三人立刻原地蹲下。

接着，大地开始疯狂震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座城镇变成了一片废

墟。

“这是唐山大地震的现场。”转鹏说。

刷的一下，白天又变成了黑夜，废墟变成了江边。

“他又想搞什么名堂？”烛明说。

“这里是长江。”转鹏说。

“莫非……”话还没说完，毓秀就拽着他们两个远离了岸边，果然，不久之后，洪水就爆发了。

然后，黑夜又变成了白天，江边又变成了城市。

“这里是胶州。”烛明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转鹏问。

“这里的气息，像是非典。”烛明说。

“非典？！”转鹏和毓秀震惊的说。

“哈哈”，黑影的声音再次出现，“伟大的烛明上仙和转鹏将军，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有话直说！”烛明大喊。

“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哪一个不含有和毓秀神女的法力相似的气息呢？”

“你个嘚儿，少说废话！”转鹏喊到。

“毓秀神女诞生自人类的灾难，现在却被你们视为珍宝，岂不讽刺。”

“哦？那你可忽视了一个细节，现在这些地方可没有了那些气息。”

“烛明上仙此言何意？”

“你个白痴。灾难带给人类痛苦，但人类正是在灾难的磨砺之下才变成了现在这般坚强的模样。所以说……”烛明大手一挥，白天再次变成黑夜，场景回到了剧院，“应该说毓秀神女诞生自人类对抗灾难的历史进程中。”

黑影无法藏匿自己了。

“你！”

“又不是只有你会这种幻术！”烛明说罢，直接顶了上去，把黑影顶飞数十米。

许久，黑影才站了起来。

“告诉我们你的身份！”烛明厉声说。

“哼！我们会再见的。”说罢，黑影一甩衣服消失了。

“杂碎！最好别让我再看到你！”烛明恶狠狠的说。

收拾完黑影的事情，毓秀转鹏烛明三人坐上了最后一班地铁。

“谢谢你们！”毓秀说。

“谢啥，都是自己人。”烛明说。

“就是，都是自己人。”转鹏也说。

“不过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毓秀问。

“反正肯定不是好人。”烛明说。

“咱们是不是得准备个预案什么的？”转鹏说。

“什么时候转鹏将军也要准备预案了。”烛明笑着说。

“嗨嗨，我也是会变的。”转鹏也笑着说。

(3)

最后一班地铁人也是很多的。即便是化险为夷，那个黑影的身份依旧是未解之谜。

“你们说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人？”毓秀说。

“按他的法力所透露出的气息来看，不像正神。”烛明说。

“不是正神？”转鹏说，“那难道是其它凡圣？”

“也不是。”烛明想了想，“倒是像民仙。”

“民仙？”毓秀和转鹏惊异道。

“对，像是来自晋地。”

“晋地？山西吗？”毓秀问。

“对，我认识两个晋地的民仙，按那个黑影的法力来看像是来自于晋地。”
烛明说。

说着说着，地铁停下了，所有人都觉得是到站了，都准备下车，直到过了一会儿，车门还没开，人们纷纷抬头看去，车并没到站，于是人们纷纷开始焦急起来。

烛明见状，一脚踹开了驾驶室的门冲了进去，看到那个黑影把驾驶员打晕过去，烛明一把将驾驶舱大门关闭，和黑影扭打在一起。

“你到底是谁！”烛明喊到。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黑影大喊，随即一把把烛明推开，“那我就告诉你，我是上古之神龙息。”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的麻烦！”

“你们之前毁掉了我们的神树，作为上古时期最后的神，我必须让你们付出代价。”

“既然如此，看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

说罢，烛明再次和龙息打了起来。

在门外的毓秀和抟鹏见烛明还没出来，开始动用法力驱使列车行进。

龙息见列车重新发动了起来，意识到以一敌三如同螳臂当车，一挥袖子消失了。

烛明把被打晕的两个驾驶员叫醒后，列车重新正常行驶起来。

下车后，三个人开始讨论起龙息来。

“你是说他自称上古之神？”毓秀说。

“对。”烛明说。

“看来我把那扭转时空的大树给毁掉做的很对。”转鹏说。

“那是当然，但我感觉有很多疑点。”

“什么疑点？”毓秀问。

“我可以非常确定，他的法力属于晋地民仙，但他却自称上古之神。”

“这么说来确实可疑。对了，你不是认识晋地的民仙吗，找他们问问怎么样？”毓秀说。

“好主意。待我今晚回去，就给太原将军和吕梁尊者千里传音。”

晚上睡觉前，烛明和太原将军千里传音了一番。

“龙息？没听说过我的地盘上有个见龙息的。”太原将军说。

“您都不知道龙息的事情？”烛明问。

“不清楚，自从阿弥陀佛杀害了吕梁尊者以后，晋地诸神都已经被我消灭，一个不留。没听说有一个叫龙息的神仙。”

“疑点又多了起来。”

这段对话后，烛明开始翻阅手头上的资料，一连翻了四天都没有进展，就在烛明一筹莫展之际，毓秀给烛明发来了消息：“今天下午去宽厚里

吧。”

两个人坐上车去到了宽厚里。

这是一个静谧的下午，天不算冷，也不算热，他们两个漫步在步行街，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都出来了就先别查资料了。”毓秀说。

“说的也对。”烛明合上了手中的书塞进了兜里，“这么好的一个下午怎么能被这些琐事给打扰。”

他们两个悠闲地走在宽厚里的大街上，殊不知已经进入了龙息制造的幻境，在幻境里，烛明把一个送扇子的庸俗的搞促销的当成那上古之神给打了。

毓秀紧急把烛明拉出了幻境，然后两个人去追击龙息，一直追到解放阁。

“你跑不了了！”烛明说。

“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已经进了另一个幻境吗？”龙息说罢便消失了。

“小小幻境，也敢班门弄斧。”太原将军的声音传来，随后幻境消失了。

(4)

“感谢将军出手相助。”烛明说。

“不必道谢，本将军也想亲眼见识见识是哪路神仙能拥有来自晋地的法力。”

“是你。”龙息的声音从一个角落传了出来。

“果然是你。”将军转过头去。

“嗯？你们认识？”烛明说。

“当然”，龙息说，“我当然认识他，我曾是那么深爱着一个女子，结果就是这个人，亲手杀死了她。”

“我也记得”，太原将军说，“那个女子已经入魔，理当死去，你却执意要将她复活，进而触犯天条。你难道忘了，吕梁尊者为了救你一命，被阿弥陀佛杀死！”

“你和我又有什么区别，你也是一个刽子手，为了给吕梁尊者报仇，不惜屠杀晋地诸神，一个不留。”

“还留着，你的法力难道不是窃取自晋地神仙吗？”

“哈哈，那我们就是一路人，我们都一样，哈哈。”

“不一样。”太原将军说。

“哦？哪里不一样？”

“你们上古之神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本心，你也罢，共工也罢，都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甚至种下浑天之树，不顾这代人的福祉妄图卷土重来。”

“得了吧，你就愿意退位吗？”

“那位抟鹏将军可是愿意的。”

“好，既然我说不过你，那就让我打到你投降为止吧！”

说罢，龙息冲了上去，把太原将军顶飞数米。

“将军！”烛明喊到。

“别过来。”说罢，太原将军变出一支红缨枪，上去把龙息挑飞十多米。

龙息也不甘示弱，变出两把子午鸳鸯钺上步近身进攻。

将军见状，收缩枪尖长兵短用，和龙息交手，直到拉开距离后，将军再度以长打短，打的龙息节节败退。最后将军一记盖把，将龙息打倒在地。

“果然啊，我已经老成这样了，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你确实回不到以前了。”太原将军说。

“既然如此，就让世界在我的阴影中毁灭吧！”龙息说到，他的声音慢慢变得狰狞。

龙息的肉体消散了，随即太阳的光芒被不知名的烟雾给彻底遮盖，日间变得如同黑夜。

“他干了什么？”烛明说。

“他把太阳给挡住了。”毓秀说。

“如果没有太阳，不出一年，整个人间就会生灵涂炭，你们应该能料想到吧。”太原将军说。

“既然如此，让我们再度开发天光吧。”毓秀对烛明说。

“好！”烛明说。

烛明从黑虎泉汲取法力交给毓秀，毓秀聚合法力，团成一个光球，然后往天上一推，光球击中烟雾后爆裂开来，把烟雾彻底打散。

日光再度照向大地，一场危机被化解。

危机解除后，毓秀和烛明请太原将军喝奶茶。

“人间的茶，就是不一样啊。”将军说。

“我们也会做”，毓秀和烛明说，“要不写个配方给您。”

“多谢毓秀神女烛明上仙，我会把这好东西带到晋地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人都尝尝的。”

毓秀和烛明送别了太原将军，然后坐车离开了解放阁一带。

(5)

烛明和毓秀离开解放阁一带后，两个人前往八里庄买了一些水果，恰好赶上农贸市场关门，他们趁着关门前最后一分钟离开了市场。接着他们去赶地铁，又恰好赶上了地铁关门，于是他们又趁着关门前最后十秒上了地铁。真是衔接紧密的一番旅程啊，但凡晚一步，这趟行程就要被延后。

龙息的事情解决了之后，济南安静了许多，没有了上古诸神，没有了上古神树，济南的泉水也是彻底的回归了常态，济南城也算是让毓秀神女转鹏将军烛明上仙给彻彻底底的给安安稳稳的下来了。

清明到了，毓秀和小伙伴出去玩了，转鹏和同学上了泰山，留下烛明一个人在房车里打坐。

烛明气定神闲，苒婷的意识得以与烛明接通。

在意识的空间里，吕梁尊者得以从苒婷的肉体中分离出来。

“欢迎二位的到来。”烛明睁开眼睛。

“烛明啊，你很奇怪。”吕梁尊者说。

“尊者何出此言？”烛明问。

“你看你笑着，却眉头紧皱，属实奇怪。”尊者回到。

“你有心事。”苒婷说。

“实不相瞒，我确实有心事。”烛明说。

“是不是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离开了，你感到无聊？”吕梁尊者说。

“不止。”烛明说。

“你在害怕？”苒婷问。

“对，我在害怕，我害怕我们三个因为我的一时冲动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烛明说。

“这就是你说过的分离焦虑吗？”吕梁尊者问苒婷。

“是的。”苒婷对尊者说。

“我深知”，烛明继续开口，“我深知约束和誓言留不住人，真正能留住人的是放手。我也深知自己的角色应该是，他们想走，我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想回，我随时张开双臂。但当分离焦虑如潮水般袭来时，我依然难以处理。我非常害怕再度因为我的一时冲动，我们三盏灯会像诸位凡圣一样分崩离析。”

“我们看出来。”苒婷和吕梁尊者说。

“我希望我们永远能够像现在这般热情似火的环游世界。”烛明说。

“说实话，这有点难，人生就是各种人去去来来，最后只留下自己。”

“我知道”，烛明说，“我知道这概率很小，但至少现在，它依然可能，我愿意为这很小的概率去坚持，因为我难得遇到这么好两个人。”

“对的”，苒婷说，“享受当下就好，当下是永久的，以前改变不了，未来预支不了，唯独当下，遇到了就珍惜相处，一切顺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苒婷说完，烛明紧皱的眉头放松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然后说：“谢谢你们，我感到好多了。”

“就是嘛，这才是我们的烛明上仙”，吕梁尊者说，“有机会我们再去菩提的老家大战几百回合。”

“打架的事情以后有的是机会”，烛明说，“现在我要去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再见了，二位。”

说罢，烛明睁开眼睛，意识的联系就此断裂。

(6)

说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与其说那是一件事情，倒不如说是烛明排解孤独的途径。烛明一向不能忍受孤独，以前有诸位凡圣，凡圣分崩离析之后，烛明熬过了最难熬的时光，结识了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但现在，毓秀神女离开了，抟鹏将军也出去玩了，烛明上仙又要独自面对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了。

实不相瞒，烛明从未妥善处理过孤独，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而现在，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一个关于未来的计划，他渴望这个未来的计划能够缓解他内心的孤独，至少是在孤独的当下让自己有个盼头。

他给毓秀千里传音，洋洋洒洒的开始长篇大论。而听闻烛明的诉说，毓秀没有反感，虽然有些不耐烦，但是更多的，她感受到了烛明想与自己和抟鹏度过更多时间的殷切希望。于是她没有打断烛明长篇大论的演讲，反而是和烛明一起探讨起这个计划的合理性。

过了许久，烛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虽然很美好，但是起源的如此荒谬，并且认识到自己刚才的言语是多么的冲动，于是冷静了一会儿后，他用手机给毓秀发消息，希望毓秀能够宽恕自己刚才的无理。而此时的毓秀正在和小伙伴们游玩，没有看到消息。

烛明焦急的等待着毓秀的回应，慢慢的，他回想起了刚才和吕梁尊者，和苒婷谈到的话题，仿佛三盏灯马上就要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于是烛

明开始打坐，强忍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时间慢慢的从指尖划过，过了不知道多久，毓秀终于回复了消息，她表示自己感受到了烛明的殷切希望，并且谅解了烛明的冲动。

经过了这么一件事情，烛明彻底的冷静了下来。他明白了三盏灯的团结，是以前诸位凡圣所不能比拟的，他也意识到，他根本无需担心他们三个会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

论年龄，烛明最大，论资历，烛明最丰富，但论内心，烛明最脆弱，一场孤独就可以击垮他。但好在现在，毓秀接住了他，就像两只大手托住了正在坠落的婴儿，及时而且有效。

“啊——”烛明长舒了一口，他想到了一个理论，那就是良好的关系，应该是由强者容纳弱者的情绪，只不过无论是毓秀神女，还是抟鹏将军，亦或是烛明上仙，没有一个是弱者，他们三个相互接纳了彼此的痛苦，又把共同的笑容互相分享。

这是多么好的一段故事啊，这是多么悦耳与动听的一段故事啊。没有什么虚无缥缈的幻想，亦没有什么悲痛欲绝的哭嚎，有的只是三个人互相支持的佳话。

此时的烛明上仙已经开始奋笔疾书，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夜已经深了，虽然看不清天上的星星，但这必然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因为烛明和抟鹏终将要让毓秀不再惧怕她所接触的任何人。

“明天见。”

三朵鲜花——泰山记游

(7)

次日，抟鹏归来了。

抟鹏洋洋洒洒的诉说着自己在泰山的经历和见闻。烛明拿出他珍藏已久的宝山蓝莓，和抟鹏边吃边聊。

“泰山确实是座好山”，抟鹏说，“除了太高没什么别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泰山的真气。”烛明笑着说。

“快别说了，真气一点儿没感受到，邪气倒是感受到不少。”

“此话怎讲？”

“我从泰山下山之后，总是担心这担心那，一会儿担心东西掉了，一会儿又担心东西被偷。”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这不是我想多了，这是客观存在的感觉。”

“既然如此”，烛明说，“虽然我没去过泰山，但类似的法术我还是会一点儿的，让我给你驱驱邪吧。”

“来来来。”

说罢，转鹏便放松的仰着头坐在了椅子上，烛明把法力聚集到手指上，然后在转鹏的头上反复摩挲。

“舒服。”转鹏发出了舒服的声音。

不一会儿，驱邪仪式结束了，转鹏睁开了他的眼睛。

“老灯的法术就是好，让我有一种饿了的感觉。”

“那去吃饭吧。”烛明说。

他们去到了学校的食堂，奈何现在是清明，没有任何一个窗口上班，于是他们又前往了一家包子客。

要不就说烛明的法术精进，转鹏这一次没有担心这担心那，以一种很舒心的状态吃完了这顿饭。

“不过说起来”，烛明说，“泰山怎么会有邪气呢？”

“对呀，很奇怪啊。莫非是还有其他上古之神？”

“不像，龙息就是最后一个上古之神，这是太原将军证实过的。”

“那神树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了，造那么个东西很费法力的。”

烛明思考了一会儿，说：“莫非有什么脏东西进了泰山？”

“你说的脏东西是……”

“邪术，或者类似的东西。”

“邪术？之前听你说过你们凡圣的抚琴上仙善用邪术。”

“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已经加入天界了，说不定天界又指使她们去做什么事情了。”烛明说。

“那我们需不需要准备准备？”

“应该不用，凡圣的事情我可以对付，就是我们目前一点儿情报都没有，让我们很被动。”

“哎对了”，转鹏说，“我在泰山拍了好多照片，要不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两个人开始翻看起转鹏拍的照片。不一会儿，烛明发现了一些端倪。

“你看这个。”烛明说。

“怎么了？”

“按照泰山的环境不可能出现一块儿这么丑的石头。”

“昂，对！我当时怎么就没发现。”

“这块石头的形状”，烛明接着说，“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是哪位凡圣？”

“这么奇特的品味，当属兰孙上仙，并且别无二人。”

“那加上之前你说邪术的情况，应该是兰孙和抚琴两位上仙同时莅临了泰山。”

“是的，并且不像是去玩的样子，去玩没必要雕刻一块儿巨石。”烛明说。

“要不等小灯回来，我们去泰山一探究竟吧。”转鹏说。

(8)

第二天，毓秀归来了。

听闻抟鹏被泰山的邪气所伤，毓秀当即提出要前往泰山一探究竟，就这样，烛明开了一条天路，三个人开车到达了泰山脚下。

下车后，三人上山打探了一番。路上，烛明摸了摸树上的叶子，又看了看叶子留在手指上的粉尘，不由得感慨起来：“真的是她们啊。”

“怎么了？”毓秀看烛明一直在那里站着，问到。

“没事儿，我有办法引蛇出洞了。”烛明说。

烛明先是闭上眼睛，把法力聚合在脚上，然后猛地一蹬地，一下子跳到了山顶。接着，他把法力聚集到手中，然后重重的砸向地面，一阵山风就此产生，吹散了泰山的邪气。

见邪气已经消失，毓秀和抟鹏也跳上山顶。

“你怎么这么多管闲事儿。”烛明的身后传来抚琴上仙的声音。

烛明回头看去，确是抚琴和兰孙二人。

“那就得问你们为什么要误伤抟鹏将军了。”烛明说。

“我们无意伤人。”兰孙说。

“伤人是事实，跟有意无意没关系。”烛明说。

“我们不想跟你多说。”抚琴说。

“那我就得问你们了，你们在这里弄这些邪术，有何意图？”烛明问。

“与你无关。”说罢，抚琴和兰孙就要离开。

“二位刚说完就走，我可不信与我无关。”烛明说完捡起一段木棍就朝着抚琴兰孙二人投了出去。

抚琴回头拔剑，把木棍劈成两截，然后冲了上来。烛明再次捡起一根木棍，也冲了上去。

见抚琴和烛明打了起来，兰孙刚要上前支援，就被转鹏挡住了去路。

“你的对手是我。”转鹏说。

转鹏和兰孙也打了起来。

几个回合下来，抚琴把烛明打的节节败退，直到毓秀扶住了烛明的后背，烛明知道不能再退了，一连来了好几个点棍扭转了局势。

“说，你们意图何在！”烛明喊道。

抚琴一把把烛明推开，然后说：“既然你想知道，那就告诉你，上古神树扎根的双龙山是泰山的余脉，我们要从泰山提取剩下的上古神力。”

另一边，兰孙把转鹏打退后，说：“抚琴，不用跟他说太多。”

“你们又想做甚！济南的泉水才安稳了不久，你们又要让济南城重陷混沌之中吗？！”烛明说。

“冠冕堂皇！”兰孙说，“难道你一个人能对抗整个天界吗？！”

“既然你们置人命于不顾，那我也不必念及旧情。抚琴上仙，拿命来！”

烛明发动了饿虎扑食一般的进攻，抚琴连忙防御，兰孙见状上来支援，转鹏见兰孙上去了，折下一段木棍去支援烛明，四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打的热火朝天。

“快停下！你们看那儿！”毓秀喊道。

四个人顺着毓秀所指的方向看去，远处山顶的巨石开始四分五裂，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成功了。”抚琴说，“孙孙快去。”

“好。”兰孙说罢，朝着石阵的中央飞了过去。

“你休想。”烛明也飞了过去。

但就在兰孙即将接触上古神力的时候，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把兰孙弹飞，同时爆发了剧烈的地震。

“怎么回事儿？”转鹏问。

“可能是上古神力再次开始重置世界了。”毓秀说。

“啊？那怎么办？”转鹏说。

“让我来！”烛明说。然后他一口将上古神力吞下，随后重重的坠落在山谷。

(9)

毓秀和抟鹏快速飞到烛明坠落的地方。

“等会儿！”毓秀对抟鹏说，因为他看到烛明非但没有躺在地上，反而单膝跪地，并且周身散发着黑气。

烛明猛的回过头来看着他们两个，眼睛里散发着血光。

“不好。”毓秀说。

“你往后退！”抟鹏说罢，只身朝着烛明冲过去。

烛明也朝着抟鹏冲上来，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起，如龙争虎斗。现在被上古神力控制的烛明，力气大的可以移平一座山头，他把抟鹏重重的扔在山体上。

见抟鹏败下阵来，毓秀冲了上去。

烛明张开两只血盆大手，想要掐住毓秀的脖子。毓秀本能反应下抓住烛明两只手。随后烛明一个膝顶把毓秀顶起来，又抓住毓秀的胳膊把她扔飞，好在抟鹏接住了她。

“怎么办？老灯他……”毓秀的大脑飞速的运转，直到她看到了那些四分五裂的巨石，她聚合法力，把石头重重的砸向烛明。

“这些石头能管用吗？”转鹏问。

“这可是泰山的石头。”毓秀说。

果然，烛明未能挣脱巨石的控制，被埋在了巨石之下。

“接下来怎么办？”转鹏问。

“接下来，接下来，怎么办，难道真要把他永远困在这里吗？”毓秀绝望的说，眼泪夺眶而出。

“诶对了”，转鹏想到了一个点子，“你会邪术吗？”

“我记得老灯展示过，或许我可以试试。”

说罢，毓秀右手从左往右抹过双眼，施展了无言术。无言术透过巨石传到了烛明的眼神中。

此刻意识的空间中，烛明正和那上古神力的具体人形打的正酣。

“停手！”

烛明停住拳头，回头一看，是毓秀和转鹏的幻影。

“是你们。”烛明兴奋的跑过去。

“刚才在外面你把我们打的好惨。”转鹏说。

“啊？”烛明诧异到。

“你需要消解它，而不是攻击它。”毓秀说。

“我知道了。”烛明转过身走上前。

上古神力的人形扑了上来，烛明张开双臂，待上古神力碰上来的那一刻，神力消散了。

“你们可以安息了。”烛明说。

随后，意识里的烛明闭上眼睛，现实中的烛明睁开眼睛。

“找到他了。”转鹏挖开了最后一块儿石头，把烛明抬了出来。

被那么多巨石砸中，这下子，烛明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躺在床上养伤了。

转鹏开车沿着天路返回济南，车上，毓秀用法力把烛明搬到床上。

“真是酣畅淋漓的一次出行。”烛明说。

“你还酣畅淋漓，要不是鹏儿的肉体金刚不坏，咱们就回不来了。”毓秀说。

“没事儿，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躺下睡会儿，咱们就睡在泰山了。”转鹏说。

“谢谢你们。”烛明说。

“大恩不言谢。”转鹏说。

“哈哈哈哈哈。”毓秀笑了起来。

“虽然鹏儿经常搞抽象，我依然还是很期待我们下次一同出游的。”烛明说。

“我也期待。”毓秀说。

“我也是。”转鹏说。

三朵鲜花——后记

(10)

烛明躺在床上养了好几天的伤，这一天他终于能下床了。

他活动了活动筋骨之后，就去外面走了走，空气特别的新鲜，正如劫后重生的济南城，生生不息。

“明儿，回来吃饭。”毓秀喊到。

“好。”

吃饭的时候，烛明提起了之前去大剧院的时候买的那几朵花。

“话说那几朵花去哪里了。”

“一直在驾驶室放着呢。”毓秀说。

烛明回头看去，那几朵花依旧鲜艳如初，仿佛时间不曾在它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一样。

“那几朵花真是不错，依然是开的那么鲜艳。”烛明说。

“对呀，就像我们一样，依然有热情和活力。”毓秀说。

“对了”，转鹏说，“等会儿咱们一起去章丘看看吧。”

“好啊”，烛明说，“我来开车。”

烛明下床后吃的第一顿饭是那么的香甜。吃完饭，烛明开车，转鹏坐副驾驶，毓秀坐在餐桌旁，三个人就这么出发了。

路上，三个人有说有笑，仿佛刚刚过去的劫难已经过去了很久一样。鲜花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让三个人心旷神怡。天上的白云任意组合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看着十分有趣。

“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了”，烛明说，“未来我们会去更多的地方，你们觉得有什么是很重要的吗？”

“我感觉自由是很重要的，咱们几个就像现在这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挺好。”毓秀说。

“我觉得重要不能排名次”，转鹏说，“都很重要。”

“按我说的话”，烛明说，“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力量，保护更多的人，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够帮助到更多人，这不但重要，而且有意义。”

“说的对，护佑天下苍生是我们拥有法力必须同时担负的责任。”毓秀说。

“我不知道那些大的东西”，转鹏说，“我只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力量就下意识的承担了这么一份责任，没有有意而为之，都是自然而然的。依我看，自然而然的就挺好。”

“确实，自然而然的就不错。”烛明说。

烛明的车开的特别稳，转鹏打开车窗，清风吹进车里，吹的三个人舒舒服服的。这是本该由正神界保卫的济南城，这是他们所捍卫的济南城。此刻，城里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都显得格外珍贵，格外宁静，每一棵树，每一株柳，都那么动人，那么自然。

民仙已经退位，凡圣分崩离析，正神无所事事，能够捍卫济南的，只剩下了毓秀神女转鹏将军和烛明上仙。他们将保卫济南，直到永远。

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但毓秀神女转鹏将军烛明上仙的内心依旧火热，他们知道，自己依然是从前那个孩子，没有什么改变，但自己已然又不同于了以前那个懵懂的少年，他们的身上，担负了护佑天下苍生的责任。

但现在，他们可以享受短暂的休息时光，不需要捍卫什么，就像普通的人一样。

岸芷汀兰——大战天界

(1)

到了章丘，烛明把车停好，和抟鹏及毓秀一起下车进入了明水古城。

此时的明水古城水光洋溢，波澜不惊，自从青禾上仙一镰刀扫荡了这里的柳絮，古城就干净和清洁了许多。

烛明三人来到了梅花泉附近坐下，看着滚滚而出的泉水，三个人心旷神怡。而后他们又前往了金镜泉，观看了墨泉，去到了百脉泉。神树被毁，古神谢幕，泉水回到了最初的样子，和谐而温暖清凉。

一番游览之后，烛明三人开车回到了学校。

五一到来了，毓秀和抟鹏计划归家。而在五一的前一天傍晚，济南城阴风四起，沙尘遍地，一场沙尘暴带着一阵暴雨，为四月画上了一个句号。

看到沙尘暴就打退堂鼓想在宿舍睡大觉的毓秀在烛明的一再催促下，最终还是来到了餐厅。

“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天气。”烛明说。

“是啊。”毓秀说，然后毓秀开始分析自己最近的状态：“我已经很久没复习了。”

“你不至于吧。”烛明说。

“真的是这样。”毓秀说。

接着，毓秀开始分析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并且深刻反省了自己，然后和烛明制定了下一阶段的计划。回宿舍后，毓秀听了几首之前的歌，悠扬的旋律让她找回了动力，然后安然的睡去。

五一的第一天，转鹏和毓秀归家了，留下烛明一个人在学校里待着。烛明叫上了青禾上仙一起在学校里散步，两个人一直从学校的东北角走到了学校的西南角，路上两个人吐槽起了学校，毕竟如果不是学校和公安联系密切，说不定还要进去多少个当领导的，变成昆明那个样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说起来”，烛明说，“你有没有发现昨天晚上的沙尘暴有些奇怪。”

“当然发现了”，青禾说，“要不是我当时力挽狂澜，说不定学校都被雨水和沙尘给淹了。”

“合着沙尘暴和降雨能这么快结束，是因为有你参与啊。” 烛明说。

“随手的事，随手的事”，青禾说，“但说到底，这狂风来势蹊跷。”

“有道理，等明天我亲自去调查调查，话说你什么时候走？”

“如果今天不走的话，那就明天走吧。”

“既然如此”，烛明说，“我将亲自前去调查。”

次日，青禾也回家了，烛明开始了他的调查之旅，他首先来到了百里黄河，想当年毓秀在这里碰上东九夷君的时候，这里还不是这个样，如今，百里黄河风景区的黄河已经被治理的柔和而含蓄。

然后，烛明来到了灵岩寺。听闻烛明上仙到来，灵岩寺长老亲自出门迎接，烛明说明了来意，长老拿出了他亲手记载的关于那场风暴的有关信息的手稿，把他交给了烛明上仙。

烛明回到了学校，开始翻阅起手稿。看着看着，烛明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日明明是东风，但是乌云却逆着风向遮蔽了济南城，而能做到这般的，当非天神莫属。

(2)

理出了天神和恶劣天气的关系之后，等第二次沙尘暴即将到来的时候，烛明一飞冲天，飞到了云层上方。

“雷公！你要作甚！”烛明厉声喝到。

“只是例行公事罢了。”雷公唯唯诺诺的说。

“公事？”烛明道，“你最好知道什么叫公事！”

“呃烛明上仙”，雨师走了过来，“上仙消消火，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您不能跟我们这些小神一般见识啊。”

“照你们这个意思”，烛明说，“是那玉皇老儿让你们来兴风作浪的？”

“呃……”雨师不语。

“行吧”，烛明说，“既然如此，马上去给我查明玉皇老儿的目的，之后我就不再打扰你们在济南的正常工作。风伯跟电母去哪里了？”

“他们两个装病没来。不过烛明上仙，你这个要求让我们很难办啊。”

“怎么难办？莫非你们知道玉皇老儿的心思？”

“呃……”雷公和雨师不语。

“如实招来！”烛明大喝一声。

“好吧，我告诉您。”雨师说。

据雨师所说，上次兰孙和抚琴两位上仙妄图以上古神力颠覆正神界的事情失败了之后，玉皇大帝一定要治她们两个的罪，就连玉清真王也保不了她们。

“你是说琴琴孙孙现在被关在天牢里？”

“准确来说并不是”，雨师说，“现在兰孙上仙正在受刑，抚琴上仙不知去向。”

“好家伙”，雷公说，“怪不得风伯和电母要装病。”

“行吧，我知道了。”烛明说。

回到学校，烛明就去教学楼把逐霜上仙叫了出来。

“你是说孙孙现在情况不妙？”逐霜说。

“对，雨师既然能用受刑二字进行描述，那应该是不妙。”烛明说。

“那我们怎么办？”逐霜焦急的问。

“事到如今，只能跟之前紫微大帝那回那样了，咱们攻进天界，把孙孙救出来。”

“啊？我和蔡蔡恐怕做不到。”

“那我到时候先用车开一条天路，然后我们再上天界。”烛明说。

“好，我去联系苻蔡。”

与逐霜交流完毕，烛明回到了房车。房车里毓秀和抟鹏已经把饭做好。

“明儿回来了，吃饭吧。”毓秀说。

吃饭的时候，烛明把情况告诉了毓秀和抟鹏。

“也就是说你们需要房车。”毓秀说。

“对，我的天路开不到玉皇大帝的地盘，需要房车助一把力。”

“没问题，下午我们就出发吧。”毓秀说。

下午，房车开了一条天路直通天界，烛明抟鹏毓秀先行一步，几分钟后，逐霜和苻蔡和飞上了天路。

到了天界的大门，烛明对毓秀和抟鹏说：“就到这里吧，你们在此休息，等会儿逐霜和苻蔡两个人赶过来，我们三个就攻进去。”

“好。”说罢，毓秀和抟鹏回到了房车里面。

不一会儿，逐霜和苻蔡到了。

“孙孙在哪里？”苻蔡问。

“不知道，但肯定就在里面，咱们来个大闹天宫吧。”烛明说。

“好！早就看他们正神不爽了！”逐霜说。

(3)

就在逐霜苻蔡烛明三人闯进天界，把天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玉皇大帝正在修剪自己的盆栽。听闻自己的地盘被几个小毛孩儿打的一滩浑水，无数神仙被打伤，玉皇最终坐不住了，他派出了四大天王前去收服三位上仙。

首先出场的是东方持国天王，他手拿琵琶，演奏起复杂纷繁的乐曲，正所谓乐曲进行到音声相和的时候就要停止，否则会侵扰人心，持国天王并没有停手，他仍然在将乐曲，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苻蔡上仙见状，召唤出他那名叫云君巨大的人形幻化体，并变出一台巨大到能被云君使用的大阮，然后一阵激烈的摇滚从云君手中飞扬而出，压过了持国天王的靡靡之音。

接着出场的是南方增长天王，他手拿宝剑，在空中纷繁的挥舞，然后超过数百把宝剑被幻化出来飞向正在奏乐的云君。

烛明上仙见状，拿出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直直的朝着剑雨扔了出去，然后用法力驱动酒葫芦锐角转弯，粉碎了增长天王变出的所有宝剑，最后打断了天王手中的那一把。

然后出场的是西方广目天王，他手持龙蛇，张牙舞爪的放开了龙蛇的束缚，一龙一蛇在天王一左一右冲了过来。

逐霜上仙见状，叫出了她那名为傲霜三七的四足两翼巨龙，和天王一龙一蛇混战在一起。

最后出场的是北方多闻天王，他手持雨伞，把雨伞打开，然后雨伞旋转着在战场内飞行，锋利的伞边划伤了三七，打散了云君，反弹了酒葫芦。

就在三位上仙处于下风的时候，“请各位不要回头！”转鹏的声音传来。四位天王回头看去，毓秀和转鹏正开着车飞奔而来，把四大天王撞飞。

“谢谢你们。”烛明喊到，随后同逐霜苻蔡两位上仙往天牢赶去。

天牢内，兰孙上仙被绑在石柱上，不知经受了多少次天雷之刑。

“孙孙！”逐霜上仙喊到。她跑上去要解开兰孙上仙身上的锁链，却迎面接了一条天雷，好在烛明上仙及时扔出了酒葫芦。

“霜霜没事吧。”苻蔡说。

“没事”，逐霜说，“但是这机关该怎么破？”

突然一声巨响，隆隆的天雷声彻底消失。

“看来琴琴回来帮我们了。”烛明说。

三个人解开了绑住兰孙的锁链。

而就在这时，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不愧是我亲手钦点的凡圣。”

“玉帝老儿，下来应战！”烛明说。

“想与我一战，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话音刚落，乌云便遮蔽了天空，大有世界末日的架势。

趁着最后的一点光芒，烛明拿出兜里的针，猛的往兰孙合谷穴扎了进去，然后用法力借由针具，通过经络，直入脏腑，扫清了兰孙所有的伤痕。

伤情恢复的兰孙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火凤直冲云霄，破开了满天的乌云，使得四位上仙得以最终直面玉皇大帝。

(4)

此时毓秀和抟鹏正在天牢外面等候。见烛明久久未出，他们不由得担心起来。

“明儿他应该不能有事吧。”毓秀说。

“按说老灯应该不至于被打败，那可是四个凡圣啊。”抟鹏说。

而此时的天牢内，兰孙逐霜苻蔡烛明四人正轮番对玉皇大帝发动攻击。但玉皇大帝说到底是三界的最高统帅，他不但仅用一只手就挡住了傲霜三七的巨龙吐息，还和烛明上仙打的丝毫不落下风。

“都是些小把戏。”玉帝说。

然后玉帝聚合法力，命万道天雷预备。

烛明见状，紧急拾起身边天牢的残骸，用法力一激，把残骸里的铁元素萃取了出来。

天雷降下，不出烛明所料的全都打在了刚刚萃取出的铁棒上。

“不错，不愧是我亲自钦点的凡圣。”玉帝说。

四位上仙已经精疲力竭，已经无力再与玉帝作战。

“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玉帝说，“归顺天界，代理正神界管理人间，我可以放你们一命。”

“你想得美。”烛明低声说。

“既然如此”，玉帝说，“那定是不能留你们了。”

玉帝走向了四位上仙，也正在这时，无数颗火流星砸在了天牢的地面。

玉帝一惊，正是玉帝这一恍惚，给了烛明反击的机会。

烛明猛的冲上去，把玉帝抱住。

兰孙逐霜苻蔡见状，上去用手推住了烛明的后背。

一会儿，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传来，玉帝回头，看到毓秀和抟鹏正开着房车朝他撞过来。

两面夹击下，玉帝晕倒在地。

打败了玉帝后，兰孙逐霜苻蔡骑着傲霜三七飞离了天界，烛明则和毓秀及转鹏开着车沿着天路回到了学校。

次日的清晨，太阳照常升起。

“话说你们最后打算怎么处理兰孙上仙？”毓秀问。

“处理就不用处理了吧。”烛明说。

“她不是凡圣的叛徒吗？”转鹏说。

“她是凡圣的叛徒，但她不是罪大恶极，而且其它凡圣还有至少两人得在天界，八成兰孙是要回到天界的。”烛明说。

“可，就这么回去，天界能放过她吗？”毓秀说。

“没事儿吧，抚琴已经回去了，玉帝在修养，不能直接下命令，其他神仙也不能把抚琴怎么样，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昂，我知道了，就像娘家人前往婆家人给媳妇撑腰，你们这一去，

相当于是跟天界说明白了，兰孙他们在人间有人。” 抟鹏说。

“可以这么理解。” 烛明说。

“那兰孙上仙回去天界也没什么问题了，哎，真好，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毓秀说。

“听你这语气好像还有其他问题没解决一样？” 烛明说。

“对呀，我碰到一个问题，之前在兰孙上仙她们的事情面前，也不算什么，现在凡圣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情的危害性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毓秀想了想，又说：“算了，让明儿先休息休息，这个事情等着以后我会跟你们详细说的。”

岸芷汀兰——舍利弗篇

(5)

说到毓秀的烦心事儿，那就不得不提九天雷祖了，那是南极长生大帝玉清真王的化身，曾经和游历天界的毓秀神女发生过一场冲突，随着时间更迭，尤其是兰孙和抚琴妄图利用上古神力颠覆天界之后，怂恿凡圣加入天界的玉清真王在的处境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了平复天界诸神的怀疑，迫不得已，玉清真王把亲手把自己的化身贬去人间。现在，九天雷祖正在人间开面馆。

“开面馆啊……” 烛明说。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前了，真是的，这才过了多久，都开始用年来形容事情了吗？” 毓秀说。

“你怕他再危害附近的商铺？” 烛明问。

“再怎么说他也是天界的人，万一哪天那一根筋再不会变通，把人打伤了，那怎么办。”

“你说他一根筋？”

“对啊”，毓秀说，“当年我只是路过，他非觉得我碍他事儿，然后

我们就打起来了。”毓秀说。

“既然如此，那我们去看看他吧。”烛明说。

当日，转鹏和朋友去爬泰山了，烛明和毓秀开着车来到了泉城广场，他们按照地图找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来到了九天雷祖的面馆。

进了面馆，烛明说：“两碗香草牛肉面。”

“好……是你！”九天雷祖看到了毓秀。

“果然是你！”毓秀指着九天雷祖说。

“你们俩干啥这是，咱就是开吃饭的。”烛明说。

毓秀和烛明落座，雷祖亲手给两人上菜。

烛明尝了一口，说：“还不错！”

毓秀也尝了一口，说：“真的不错！”然后悄悄的说：“你说他不会给我们下毒吧。”

“人家就是卖个面条，下啥毒。” 烛明说。

吃饭的时候毓秀和烛明两个人规划了规划下午的行程，吃饱喝足后，见店里没有其他顾客，毓秀便在椅子上躺了下来，继续和烛明探讨一些问题。

“你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形容形容我？” 毓秀说。

烛明脱口而出开朗阳光自信善变四个词。

说到开朗阳光自信，毓秀连说谢谢，但听到善变，毓秀笑了出来，毕竟这个形容很贴切。

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离开了面馆，去到了恒隆广场。

两个人本想在茶馆喝点儿茶，但就在毓秀问价格的时候，烛明低声告诉毓秀有人跟踪。毓秀听闻，示意烛明离开广场往旁边的家家悦走。

在家家悦，毓秀和烛明借由商场复杂的地形，成功的将跟踪的人两面夹攻。

“如实回答，否则你将七窍流血而死。” 烛明施展了无言术，“说，

你是什么人？表明你的来意！”同时，毓秀把神秘人身上的香料拿了下来：“听说曾经潍城博士用香料破解过无言术。”

“在下名为舍利弗，为拉拢烛明上仙而来。”

“拉拢我？你在说什么鬼话。”烛明说。

“如来听闻四位上仙大闹天界，特命在下前来。”

“既然如此，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烛明说。

(6)

听闻烛明严词拒绝，舍利弗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如来有令，允许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随烛明上仙一同加入佛界。”

“想得美！”说罢，烛明和舍利弗在商场打了起来，掀翻了好几个货架。

“请烛明上仙想清楚，以您等的力量，只有借由佛界的辅助，才能真正的对抗天界。而且您得问一下毓秀神女的意见。”

“我只是一个善变的女子，不懂这些事情，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明儿说。”

毓秀神女说罢，烛明打的更狠了。

处于劣势的舍利弗逃跑之前留下一句话：“我们还会再见面的，马上。”

“他去了哪里？”烛明说。

“按这个踪迹来看”，毓秀说，“他跑去了大明湖。估计他要整什么

么蛾子，咱们得把他抓回来。”

于是毓秀和烛明又坐上了前往大明湖的公交车。在车上，他们两个远远的就看到超然楼金光普照，再看一眼手机，网上突然多了好多现场直播。从这些直播上看，舍利弗应该是控制了济南潜伏的邪教分子，命他们对游客大开杀戒。

下了公交，烛明和毓秀来到大明湖东门。同样是远远的，他们两个听到了舍利弗的低语：“既然利用了佛家的名号，就能接受佛界的号令。”一个邪教分子突然出现朝着毓秀扑了过来，被烛明一脚踹飞。

这么多邪教分子，一个个收拾肯定是收拾不过来的。索性两人进入景区，找了一辆废弃的消防小车，坐在小车里用法力展开了一台罗盘。而后毓秀用法力驱动罗盘，让景区的柳树爆发出大量的柳絮。柳絮经过邪教分子的时候，使之发生了强烈的过敏，一番咳嗽之后，邪教分子摆脱了舍利弗的控制失去了作恶的力量，同时被景区保安制服。

解决了邪教分子的事情，毓秀神女再一次驱动罗盘，超然楼西边湖面掀起了一道巨浪，把超然楼顶的舍利弗拍了下来，然后金光瞬间消失。

烛明和毓秀走到超然楼边，看着趴在地上的舍利弗。

舍利弗站了起来，收拾了收拾自己的衣服，然后双手合十，说：“善哉！”

“你善哉什么善哉！大开杀戒，这就是佛界弟子做出来的事情？”烛明大声呵斥他。

“大开杀戒属实不是佛家弟子的善行，但烛明上仙不要忘了，您和毓秀神女手中拥有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能轻而易举的粉碎某一界的计划，难道你不觉得你们才是济南城最大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北极紫微大帝曾经应该是也问过”，毓秀说，“我们和你们的区别就是你们以战养战，我们以战止战。”

“我不奢望能够争吵过二位”，舍利弗说，“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件事情，让你们心甘情愿的想要加入佛界。我们，会再见的。”

舍利弗离开后，烛明和毓秀也悄悄离开，混乱的现场有景区方面收拾残局。

解决了舍利弗的事情，烛明和毓秀坐上了回学校的地铁。

(7)

此时的转鹏已经和朋友在泰山的旅馆睡下。夜凉如水，转鹏一个喷嚏把自己打醒。刚睁开眼，他就看到了一个鬼魂一般的存在。

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吓的尖叫起来了，但那可是转鹏将军，他没有犹豫，一下子跳出窗外。

鬼魂见转鹏将军从窗外跳了出来，急急忙忙的跑开，转鹏紧追不舍，最终成功的把鬼魂逼到了死胡同。

而就在这时，转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肉体也在变得透明。“这是怎么回事？”他脱口而出。

“这是泰山的责罚。”鬼魂说。

“女鬼，你在搞什么名堂？”转鹏问。

“这不是我搞得”，说着，女鬼竟然哭了起来，“我只是个来爬泰山的学生，结果却永远的困在了这里。”

“你说永远？”

“对，当太阳升起之后我们就会消失，直到夜晚才会再次出现，泰山对于现在的我们，就是一场迷宫，怎么也走不出去。”

“这里发生了什么？”转鹏问。

“我也不知道……”

转鹏陷入了思考，突然，他警觉的随手一抓，成功抓到了一片带有法力的落叶。

“这叶子不大对，大夏天的不像是该落叶的时候。等等，这上面的法力是谁的？”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

“你不需要听明白，你只要知道我能把你带回去就行了。”转鹏说。

转鹏坐在台阶上，思来想去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份法力，终于，他回想起了自己和毓秀烛明第一次出游时遇上的九天雷祖，他确定这就是九天雷祖的法力。

“九天雷祖路过泰山了？还在泰山下了一个结界？不重要，把这个结界打破吧。”然后转鹏往地上砸了一拳，强大的法力轰破了雷祖的结界。

不会再有任何人变成鬼魂了。

“你叫什么……”原来的女鬼现在的女孩说。

“我是转鹏将军，叫我转鹏就行。”

“好耳熟的名字，我妈妈之前有个男朋友也叫转鹏。”

“你妈妈的男朋友是不是死于溺水？”转鹏一下子紧张起来。

“好像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不是叫良宵？”

“我叫照荆，我爸爸确实叫良宵。”

“那就对了。那是我最后一世的时候，良宵为了和我争夺泉眉，把我推进了河里的漩涡中。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儿奇怪，但你回去以后一

“一定要小心你爸爸。”

“我知道了，你救了我，我选择相信你，我会亲自查明事情的真相的。”

“嗯。”

告别照荆之后，转鹏想起了九天雷祖。

“为什么九天雷祖会经过泰山？”想着想着，他决定给毓秀和烛明千里传音，“你们遇到九天雷祖了吗？”

“雷祖？”毓秀说：“我们昨天才在雷祖的面馆里吃的饭。怎么了？”

“面馆？”转鹏发出了疑惑的声音，然后经过毓秀的解释明白了一切。

“你是说雷祖把人变成了鬼魂？”烛明大惊。

“那个叫舍利弗的在哪里？”转鹏问。

(8)

舍利弗走进九天雷祖的面馆。

“是你……”雷祖刚要说话，舍利弗就举起了他的手施展邪术，把雷祖控制住。

“你要做什么！”雷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当然是利用你威胁烛明上仙他们加入佛界。”

此时毓秀和烛明正在开车赶往泉城广场。

“你说这会是舍利弗的阴谋吗？”毓秀问到。

“显而易见，是的。”烛明说，“鹏儿说他还有要紧事儿，咱们两个应该足够对付舍利弗了。”

他们在雷祖的面馆把车停下，然后冲进面馆，面馆里已经空无一人，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你看这里！”毓秀对烛明说。

“什么？”

这张纸条上赫然要求毓秀只身前往大明湖。

“他在搞什么名堂！这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烛明说。

“有一种可能，他已经用邪术控制了九天雷祖，所以才让我一个人去。”

“那岂不是更危险了。” 烛明说。

“没事，虽然九天雷祖他不咋地，但为了济南城，更是为了你们，我愿意自己前往。”

烛明再三思考，然后说：“行吧，有危险随时给我发信号。”

“好。”

烛明和毓秀来到了大明湖东门，此时的天气已经黑云压城城欲摧，毓秀深呼吸一口气，朝着烛明点了点头，烛明也点了点头，毓秀就自己走进了大明湖景区。

暴雨将至，景区已经疏散了游客，偌大的景区空无一人。

毓秀在景区深处见到了舍利弗，他的旁边，是眼色无华的雷祖。

“表明你的来意。” 毓秀说。

“只是想劝说烛明上仙加入佛界而已。”

“为何要挟持九天雷祖。”

“不把烛明上仙逼到绝路，怎么能劝说的动他呢？”

“你们在泰山做了什么？” 毓秀说。

“告诉你也无妨。雷祖被贬下凡间的时候，是我怂恿他在泰山布下结界，吸收人类的灵魂力量为自己所用。要怪也只能怪雷祖一根筋，他怎么知道自己吸收的力量不会为我所用？”

“卑鄙，无耻。” 毓秀说。

“那又怎样，我现在已经能想象到烛明上仙在大明湖外如坐针毡的样

子了，毕竟如果毓秀神女死在我的手上，他肯定会……”

“你想得美！”说罢，毓秀用法力驱动大风，卷起了地上的灰尘，制造了一场沙尘暴。

“雕虫小技！”在舍利弗的控制下，雷祖降下大雨，洗涤了空气中的一切灰尘。

但舍利弗没有料到的是，毓秀在扬尘的间隙已经来到了雷祖的面前，把法力聚集于手中，然后两手对搓，想人工除颤一样把电流打进雷祖体内，让雷祖休克。

舍利弗见状，直接降下一道天雷，打在雷祖的心脏上，把雷祖打醒的同时，把毓秀打退。

雷祖重新被舍利弗控制。

毓秀终究还是不善于战斗，他看着被控制的九天雷祖，又看着一脸奸笑的舍利弗，想到景区外面的烛明，还有远在外地的转鹏，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输。

(9)

毓秀神女在大明湖和舍利弗对峙。

“既然毓秀神女不懂战斗，那我就让这一切结束的快一点儿吧。”舍利弗说。说罢，他命九天雷祖降下暴雨，作为灾难降临的序曲。然后，他命九天雷祖和自己一起，在济南城之上连续降下无数道天雷，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天雷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柏油马路被炸毁，高楼大厦摇摇欲坠，一场天灾真的到来了。

“下一个，就是你，毓秀神女。”

毓秀让自己尽力冷静下来，她回想着烛明讲述过的一个个关于凡圣打遍三界的故事，希望能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取破局的方法，终于，她想到了逐霜苻蔡两位上仙第一次大战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的故事。

于是毓秀把法力聚集在地面上，然后制造了上升气流，把舍利弗和雷祖给吹上天空。

舍利弗刚要对毓秀动手，就被吹上天空，失去重心的他准头急剧下降，几个天雷都没打中毓秀。于是他操纵雷祖对毓秀动手，但此时的雷祖也被吹上了天空，根本没有准头可言，只是在慌乱中打下一个又一个

的雷。

重新占领主动的毓秀聚合法力成一个光球，然后一把将光球推上天空。在半空中，光球爆开，发出的光芒照彻天地，打散了云层，让所有人都闭上了眼。当人们睁开眼的时候，不但天亮了，而且他们的眼睛更明亮了。

被闪了一眼的九天雷祖成功的从舍利弗的控制下挣脱出来。他一把抓住舍利弗的脖子，和舍利弗扭打在一起。

烛明看到天亮了，长舒一口气，放松了紧皱的眉头，然后他往景区里面看去，毓秀正朝着他挥手，大步流星的走出来。

两个人回到车上休息。

烛明做奶茶的时候问毓秀：“话说最后雷祖怎么样了？”

“我就说他是一根筋。他非要跟舍利弗一较高下，就是不服舍利弗利用自己。哎呀，何必呢？我不是打败他了吗？”

“那舍利弗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反正当时他被雷祖打的鼻青脸肿，一溜烟就跑了。哎对了，鹏儿还没回来啊？”

“鹏儿可能还在忙吧。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碰到了比我们更难处理的事情？”烛明说。

“要不我们给他千里传音？问问他情况？”毓秀说。

“他是经历了好几世的人，而且金刚不坏，不会有事儿的，指不定他会不会让我们大吃一惊。这下好了，佛界应该相当一段时间不回会来打扰我们了，不过也说起来，这舍利弗是个什么人？”

“他好像是佛界十大弟子之一，和十八罗汉并列的那种。”毓秀说。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那么厉害，不过他再厉害，也没有秀儿厉害，到最后还是被秀儿打的落花流水。”

“哎呀，哪有，还不是你之前给我们讲的那些故事给了我灵感。”

车上洋溢着欢声笑语。

此时逃脱雷祖的舍利弗回到了泰山，那个他怂恿九天雷祖的地方。

岸芷汀兰——后记

(10)

泰山的某个洞穴里，虚弱的舍利弗一屁股坐下开始休息。

“你还是回到了这里。”一个声音从洞穴外面传来。

“你是谁？”舍利弗问。

抟鹏将军走进洞穴。

“原来是抟鹏将军，幸会幸会，想必您已经得知我被毓秀神女打败的消息了吧。”舍利弗说。

“我所到来不为这件事情，我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良宵。”抟鹏说。

“您说什么，什么宵？”

“少装蒜，良宵，我一直以为你会和泉眉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没想到你竟然抛妻弃子。”

“你是哪个抟鹏！”

“我即是现在的转鹏，又是过去那个转鹏。我没想到的是，你在怂恿九天雷祖设下结界之后首先就取走了泉眉的灵魂，并且还想把自己的女儿照荆的灵魂也给取走。你，真是无耻。”转鹏说。

“随你怎么说吧，招安失败了，我不但没有完成佛界的任务，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现在虚弱得很，想必你一下子就能让我送命吧。”

“那当然，但我还想知道，你抛妻弃子成为了佛界十大弟子之一，难道不怕佛祖降罪吗？”

“降罪？我有何罪！我何罪之有！就因为我杀害了泉眉？你就想给我定罪？”

“不止，你还杀害了转鹏，当你把转鹏推下河流的时候，你不但杀害了转鹏，你还毁掉了一个家庭。数年来，我当时的母亲都在为了给他的儿子求得一个公道而四处奔波，最后累死在了桥洞里。”

“切。”舍利弗发出了不屑的声音。

“如果不是你，泉眉现在应该已经和转鹏过上了不错的小日子，而不是下一次只能在阴曹地府相见。”

“说到底你还是为了泉眉！你现在是神仙，你拥有的还少吗？至少你拥有毓秀神女和烛明上仙。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佛界的身份，我什么都没有。”

“活该啊。” 转鹏说。

“你说什么？”

“我说你活该，你在成佛之前都不想想成佛意味着什么，成佛之后还想要这想要那，你……你到底是怎么成佛的。” 转鹏无语的说，“而且，你以为成了佛就能为所欲为了吗？你看看烛明，你再看看毓秀，你连他们都比不上！还为所欲为，想什么呢？”

“够了，够了。”

“既然够了，那我就结果你了。再见了，舍利弗。”

转鹏手起刀落，砍下了舍利弗的脑袋。

次日，转鹏回到了学校。

“欢迎鹏儿归来！” 毓秀和烛明说。

“嗨嗨嗨，秀儿真厉害！” 转鹏说。

“大中午了，快吃饭吧，我刚做好饭。” 烛明说。

转鹏落座。

“老灯都把事情告诉我了，秀儿真厉害。” 转鹏停不下的对毓秀连连夸赞。

“你在泰山玩的怎么样？” 毓秀问。

“我？我相当的好。” 转鹏把泰山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毓秀和烛明。

“你把舍利弗解决了？” 烛明问。

“那当然。”

“那照荆怎么办？” 毓秀问。

“照荆我会想办法，留着舍利弗也对照荆无益。这些事情等吃完饭再说吧，让我们先干杯。”

三个人把手中的奶茶一饮而尽。